蕉西幽篁修
窓巖夢日贅
友
餘續
言影語記
編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蕉窓日記

王豫撰

本館據讀畫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蕉窗日記自序

庚申春。予於種竹軒西築室一間。窗外植蕉數本。因名蕉窗。予生三十五年矣。屏居田閒。日抱殘編。欲求古大人體用兼備之學。近覺稍見大意。而闇奧則茫然未窺也。夫予將何所成耶。茲益自檢束。凡譏會酬應皆謝絕。當夏日輒坐窗下。課子弟輩讀書。唯取有關身心性命。及裨益世道人心之言。日錄數則。爲之講說。而予籍以印證其得失。每一返諸己。輒自愧汗。予雖不敢不勉。然予果何所成耶。昔許文正、吳文正、胡文敬三先生。皆三十外始立志爲學。卒成大儒。予性峭質魯。視三先生不啻霄壤之隔矣。然人有一日未死之身。卽有一日未聞之道。幷有一日當爲之事。卽所造萬不及三先生。要亦無愧於爲　聖人氓耳。已記凡二卷。壬戌夏。洪太史過訪。閱之謂可爲學者箴勉。予友顧子棄厓。嗜古振奇士也。海內方之鮑淥飲。甲子冬。同客吳門。見而悅之。因附刻叢書中。丹徒王豫柳村氏譔。

蕉窗日記卷一

清　丹徒王　豫　應和撰

文中子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激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晉世之大也。其文誕。孝綽兄弟古之鄙人也。其文淫。湘東王兄弟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諛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最可玩。言之邪正。心術關焉。故觀其文可以知其人。

鄒南皐、馮少墟講學都門。以言朝政談職掌爲戒。鹿乾嶽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學。聖賢爲無用之人矣。

文清曰。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不足貴也已。

張子曰。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先儒謂天下寧可無魏徵之事業。而不可無君臣之義。予於管仲及劉基、霍義、夏原吉、諸公亦云、

魏敏果曰。仙欲一身長生。佛欲萬物無生。儒欲萬世之人生生不窮。其分量大小自見。學術邪正自明。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文成學主良知近偏。然其立身行己。事君治民之道。毫不悖於孔孟。而陸清獻詆其功業。比於一朝而獲十禽。過矣。湯文正與陸書。自是持平之論。

明代可配岳武穆者三人。于忠肅、盧忠肅、何忠誠。其蓋忠報國之心。同一日星不滅也。

汪循謂程篁墩若擺脫得勢利二字。便是第一流人。

儲文懿病亟。召友人王韋、顧璘囑以後事。至不能語。猶舉筆作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無一言及家事。可謂忠孝君子矣。

胡文敬曰。人好閒散虛靜者。不入於老。定入於釋。好事功者。多入權謀。順理則無病。

子朱子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

子朱子曰。學要常親細務。莫令心粗。王文成曰。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

陸宣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昔人云。每閒坐。思古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魏敬果曰。還想古人至今尙在。何念不奮。

張邦奇爲提學。下教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雖文如雄寔。吾且斥之。

顏子之克己。曾子之日省。學之法也。

余祐曰。程朱教人專以誠敬。入學者誠能去其不誠不敬。不患不至古人。

汪喬年爲吏。聽斷明決。無信宿弛擔。故諺有汪不解擔之語。

葉樹聲成進士。益刻苦講學。却與馬都人號曰走進士。

唐開元二年七月下詔禁鑄佛寫經。

金貞元三年。以右丞張浩平章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

永樂十二年禁僧尼私創庵院。違者必誅。

林俊官雲南副使。毀淫祠三百六十區。以其材修葺學宮。眞有功名教人。

寧可使子弟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俗人。蓋俗人開口便是一團人欲。易得壞人。

魏敏果曰。遇利欲苟且之事。遠禍害則當重身家。遇民社重大之事。立名節則當輕身家。

楊忠介年二十。始讀書家貧。燃薪代燭。耕隴上挾册以誦。視范文正之朝虀暮鹽。抑又勤苦矣。

夏忠靖治水。役夫五十餘萬。公布衣徒步。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

趙士諤令會稽。嘗詣劉忠介念臺寢所。見幃帳百結。敝衾敗絮。他無有也。

蔡忠恪當太原城破。從容擇地。至三立祠。始自縊。古人臨危不苟如是。

任還生官望江教諭。攝縣事。流賊數萬突至。時城外龍家塘水滿。不可屯。賊撤民屋作排。浮至城下。任以破鍋沸人糞和油灑之。着賊身輒爛入骨髓。賊又作木屋於排上。覆牛皮纏絮。以禦灰糞磚石。任又束葵蘆灌油作雉尾炬擲之。賊往排上者盡焚死。賊懼。始解去。任之有功江南如此。

君子之學養心。小人之學害心。

高士一變則爲異端。胡文敬此語煞有味。

懶與私那能成事。

溫公不識蔡京。魏公不識秦檜。文文肅不識溫體仁。益見知人最難。

晉宋間清談誤國。卞忠貞直是人豪。

盧忠肅文人耳。而戰必克者。德足以鼓士氣也。我朝于清端李文襄。庶其繼之。

錢寒庵與叔龍門書云。大學謂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謂拂人之性。姪請轉一語曰。好人所好。惡人所惡。是謂拂已之性。

又曰。願化功名爲道德。毋認富貴爲功名。

敬則心細。

敬則發用自不苟。

了翁受蔡京之薦。吾每惜之。

士不可一刻忘却恥字。

年力未衰。輒思引退。與年力既衰而猶貪戀榮祿者。皆負心也。

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爲學從切實處下手。自不落空。

子朱子曰。事至於過當便是僞。

黃忠節蘊生曰。勿與庸人謀事。勿與俗人共事。

張忠定曰。廉不言貧。

顧端文曰。孟子齊人一章。是求字行狀。熊文端曰。載盈之一章。是竊字行狀。

小學是做人的樣子。范文正是做秀才的樣子。

盧忠肅移書戒子弟云。名須立而戒浮。志欲高而勿妄。庭以內悃愊無華。庭以外卑謙自牧。

鄒南皐作仁文會。與同志講學。或曰會非古也。鄒曰。羣居終日。宴游徵逐。古耶。

林問卿好賙貧乏。每曰。與其爲無益以求冥福。不若爲有益以濟生人。

宋文憲生平未嘗計一人之短。

佘幼孜卒。家人請囑身後恩。曰。此君子所恥。

曹月川曰。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

陳恭愍按江西。僚屬過卑諂。公曰。妄自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

劉嵩鄉試報捷。悵然泣下曰。奈二親何。

子朱子曰。公卿以下士爲難。士以不自失爲貴。

朱恭靖聞居官以墨敗者。必掩面曰。此耳聞之過焉。有冠裳而盜跖者。

收放心是孟子教人第一着。

心才私便是放。

黃石公張子房之道。不出一私字。

曹月川曰。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熊文端曰。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乎此。

片言折獄。不事鞭扑。當學盛時望。

熊文端曰。看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佛經。不如讀一章小學。

仁者如春風之被物。膏雨之潤物。故曰仁人之生理也。

錢芹自守甚高。郡守姚善聞其賢。迎置上坐。請質經義曰。此士子之務耳。公今有官守。何不談時務而乃及此。出一簡示善。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道也。

仁者無敵。是絕大兵法。

顧端文曰。官聾聵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上。君子無取焉。飽喫官飯。侈言風雅。王恭簡譏之宜矣。

呂叔簡曰。窮冠不可追也。遁辭不可攻也。貧民不可威也。

高忠憲同善會講語三條。言近指遠。字字悚人。予與諸君子建同善堂。宣說講語以示教戒。

王文成拔本塞源論陳文恭禽獸說。近日學人之良藥也。

蕉窗日記卷二

程純公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寧直毋媚。寧介毋通。寧恬毋競。

張明公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他人爲之。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魏敏果曰。理明而天地在眉睫。況萬物乎。

顧寧人曰。巧召殺。忮召殺。吝召殺。

湯默齋曰。薦賢不可示德。除奸不可示威。

熊文端曰。隨在隨時。皆可識仁體。程子觀雞雛。張子聽驢鳴。皆此意也。

胡文敬曰。難不貴苟免。功不貴倖成。

不獨爲利而仕不可。即爲名亦不可。

俗儒之害在世道人心。與老佛等。

魏敏果曰。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易堂曰。聽好言語。無津津有味之意。便是不曾立志。

史搢臣曰。毋以小嫌疎至戚。毋以新怨忘舊親。鄭鄤受誣枉死。予謂鄤果有假亂語令父杖母一事。則文文肅、倪文正、劉忠介何以哭泣於身後。黃忠端何以辯雪於生前。幾爲罹禍哉。沈文慤云。殺鄤者始終烏程一人。可稱史斷。

熊文端曰。唐之郭汾陽。宋之曹魯公。明之徐中山。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陸清獻自箴云。到老始知氣質駁。尋思只是讀書粗。

卞孚升戒友書云。人家兄弟多。性情苟不甚乖戾。斷不可取巧。使父母獨覺我好。一有此意。則天倫薄而家道乖矣。

史搢臣曰。事事順吾意而言者。此小人也。急宜遠之。

又曰。治家嚴家乃和。居鄉恕鄉乃睦。

士君子不可菲薄人爲不足教。

訓蒙之師。能與子弟講品行。此風化之原也。

張文端曰。守田者不饑。此一語足以長世。不在多言。

王伯厚云。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

薛文清自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文清曰。爲政通下情爲急。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范蜀公不喜爲人作薦書。有求者不與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自立矣。

熊勉庵曰。不嗔越訴。只平平照常理斷。

又曰。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眞心。眞心卽奇策也。

又曰。耐煩受訴。使兩造各盡其情。

陸梓亭曰。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禮。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陂人親。只此是一家中王伯之辨。

胡文敬曰。孔顏以下。才莫高於明道。才莫大於孟子。愚謂才莫納於朱子。熊文端曰。孔子聖之至。朱子儒之至。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唐文襄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

胡文敬嘗言。白沙學近禪悟。定山詩止豪曠。此風旣成。爲害不細。

宋文憲臨財廉。嘗大書其門曰。寧以忍餓死。不可苟利生。

夏忠靖扈從北巡。帝取其橐糧嘗之。曰。何惡也。對曰。軍中猶有餒者。

薛文清致政歸途絕糧。或以爲怨。公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楊文貞年十二。爲童子師。有鰕生攜書過館。色淒甚。問之曰。有母不能養。公曰。嗟乎。人孰無母。乃分其徒與之。俾得束修養母。

胡端敏自著贊曰。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益於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本以終身。

王都督信不營私產。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

辭遠官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事吾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王文成中會試。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公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

文清曰。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又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輕言則納侮。

又曰。德進則言自簡。

又曰。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能愛矣。

又曰。斯須苟且。即非敬矣。

又曰。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

又曰。人倫明則禮樂興。

又曰。各安其分而天下平矣。

又曰。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又曰。爲政以愛人爲本。此程子所以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右歟。

又曰。古之樂正人心。後之樂蕩人心。

又曰。人惻然慈良之心。卽天地藹然生物之心。

又曰。人能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夸人矣。

又曰。居敬以立本。窮理以達用。

又曰。法者、天討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

又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諫君不可過激。直須心平氣和。始得以下事上之體。

輕議古人得失。大不易。

呂叔簡曰。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又曰。學者只看得世上萬事萬物。種種是道。此心才覺暢然。

程子言邵子之學。難以治天下國家。便是他放曠不可爲法。於天下惟修己以敬者。可以致篤恭而天下平。

胡文敬曰。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悖理。

凡讀無益之書。皆是玩物喪志。

呂叔簡曰。名心盛者必作僞。

又曰。實言、實行、實心。無不孚人之理。

又曰。六經四書。君子之律令。小人犯法。原不曾讀律。士君子讀聖賢書而一一犯之。是又在小人下矣。

子朱子言呂夷簡爲相。有范文正不能用。更有甚相業。

胡文敬曰。以才取人最難。小人多有才也。

王安石之偏。嚴嵩之奸。同是讀書人。而卒禍天下者。趨向不正也。

胡文敬曰。才覺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又曰。做當今一箇好人。須壁立千仞。

又曰。聞人之謗當自修。聞人之譽當自懼。

又曰。清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是以貴中道也。

又曰。才不稱不可居其位。職不稱不可食其祿。

又曰。志不可一日墜。心不可一時放。

又曰。春秋即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處人事。

又曰。顏子克己。便是王者事。王者無私。

薛收問仁。文中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曰。五常之一也。問道曰。五常之一也。文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

胡叔心以布衣謚文敬。配食廟廷。士君子當思自立矣。

古今絕頂人物。爲子孝爲臣忠而已。

予與孚升不喜二氏說。里中居喪。亦有三數家化之。又苦奢靡僭越。以古禮治喪事。此心殊不安也。欲取家禮。稍加節錄。損益變通以宜俗。其有從而和者。亦風俗人心之一助也。

予嘗語友人曰。子爲民牧。須宣講聖諭廣訓。幷致王文成十家牌法。實心實力。奉而行之。則民自安矣。

官至宰輔。未嘗接一私書。收一私餽。交一私人。如塞庵者可師已。

教官職雖卑。實爲朝廷興教宣化之官。居之大不易也。

魏敏果嘗以詩屬王文簡評定。王一無所狥。魏以書謝云。於論文較藝之中。見吾心不欺之學。張文端英歸田後。誓不着緞衣。清德可法。

湯文正任潼關時。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嘗曰。教養二字。王道之本。

西巖贅語

申居郠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西嚴贅語

西巖贅語

清　永年申居郿著

天下第一好事。莫如誘人爲善。聖賢所以爲聖賢。只是欲引天下後世之人皆入於善。

一日不學則志墮。一時不敬則心放。

爲善最樂。是不求人知。爲惡最苦。是惟恐人知。

享福人能更作福。福自無涯。有才人肯不矜才。才方可用。莫圖目前好看。須通前後打算。

人生至愚是惡聞己過。人生至惡是善談人過。

稱人之善。雖有過情。不失長厚之心。揚人之惡。愈有的據。更形刻薄之性。

語云。人前教子。背地責妻。余以爲子亦不當人前顯斥。蓋爲教之方。先須養其廉恥。恥者、百行所從出也。故嚴束之以範其趨。寬假之以發其恥。恥在。則有過受責惟恐人知。此一綫畏人之念。便是憤悱進益之端。若於人前日加呵扑。則顏面一破。偷惰苟且。罔所顧惜。直一頑鈍無賴者耳。何所用其教乎。

親之愛子也。人皆視爲固然。子之孝親也。人且驚爲異事矣。聖賢之訓人父也。惟恐過愛。訓人子也。惟恐不孝矣。同一天性。而懸殊至此。可爲太息。

人子二十以前。皆受養於親之日。及親之受養於子也。時日無多矣。其得以盡反哺之愛者幾何乎。

父母日爲其子營妻。日望其子生子。及子有妻子。而父母遂成路人矣。想及此。可爲痛心。

子欲孝而親不在。時時念此一語。消多少不孝之心。

課兒文訓云。顯親揚名。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世有公卿之子甘爲布衣。反足光寵先世者。亦有士民之子驟躋通顯。不免大辱宗族者。

亂臣賊子。皆從一傲字養成。

尊卑長幼之分嚴。則家道尊。飲食衣服之愛均。則家道和。讀書誦詩之業專。則家道盛。禮義廉恥之教謹。則家道正。以此爲範。覺張公藝忍之一字。眞淺之乎待子孫矣。

人子失愛於親。益要溫和敬愼。挽回父母之怒氣。一日不能挽回。卽一日不可以爲子。

父母在堂。經營家務。此天眷我讀書時也。此時一失。不可復得。豈可悠悠錯過。

只看人家子弟有狹小祖父之意。便非令器。

子弟少年知識方開。須以端謹長厚養其心。爲一生人品根基。

父母年進一年。人子奉事便年少一年。知此。則懼之心當迫於喜。

子道多端。以致親無過爲至。然須有積誠感孚於無形無聲之先。誠之未孚。在我猶未得爲孝子也。烏能以言悅親哉。故直言之。慮以戇而傷志。卽幾諫焉。又恐疑爲誚刺而益復傷志矣。惟積誠有素。天性允洽。順於呼吸。聞幾諫則以婉曲生憐。聽直言更覺朴誠可喜。

子弟失禮於父兄。雖小故亦當戒之。恐含容久而馴成大惡。父兄不情於子弟。雖過甚亦當順受。稍爭辯

卽爲大逆。然則可遂父兄之過乎。須俟喜悅時和顏幾諫。而不必辯論曲直。此孝子悌弟之道也。

子弟失歡。但當教訓。不可向人陳說。父兄一時之言。爲子弟終身口實。亦有未忍。

孝子只是心心念念在父母身上。如此用心。自然生出許多道理來。養志無方。因心而起。不獨旁人算不到。卽父母自家亦數說不盡。

只一看得利重於孝道必有間。人云孝爲百行之原。余曰利爲萬惡之本。種種敗壞倫理事。那一件不從黷貨來。

事親之道。如養生送死一切大事。皆當獨任。雖有兄弟。不可觀望。不可較量。誰能竭力。誰是孝子。若心中有一分責人意思。便是孝道有一分欠闕處。

不肖子孫輕忽遺言。以祖父不及督責也。孝子正以不及督責益不忍忽。

祖父凡有遺訓。皆是家中最切要心頭割不去事。遵守勿失。不止全孝。其家道必昌。忍於違背。不止喪心。其家道必墜。

先伯父敬立公曰。幼時趨庭。先君問孝弟孰難。頓對曰。孝弟幷重。其道一也。未有能孝而不弟者。然就今日而論。孝道以衆議而存。弟道以衆忽而廢。蓋父母罔極之義。無智愚皆知之。其分至嚴。其名難犯。苟蹈悖逆。人爭賤之。此其勢不敢不孝也。至於兄弟。年齒未甚相遠。名分亦非過嚴。比肩笑語玩愒之中。漸成爾汝。況門戶各別。習見不同。始起於不嚴。終成於相抗。人情習以爲常。而弟道衰矣。先君曰。小子言是。凡

不敬其兄而言孝者。其孝假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根於至性。發於天理。豈分難易哉。

教訓子孫。是自己家裏事。然養成令器。使鄉黨以爲儀型。天下被其仁愛。賢父之功。有關世道。豈獨光宗耀祖已哉。教子弟。從幼小便要加嚴。積漸致之。不覺苦難。養成德性。後來充以學問。便成大器。殊不費力。

子弟尊奉家長。當如郡邑之尊奉守令。奴僕有過。子弟勿敢專責。必稟之家長。審量是非。而家道始一。若子弟輒行鞭打。僮僕爲威所挾驅。使爲不肖事。誰敢不從。若子弟賢明。尤當敬愼。不敢蹈自專之嫌。

人多薄於奉養。厚於婚嫁。謂奉養其常。婚嫁其暫也。又或緩於奉養。急於交際。謂父母相諒。人情責備也。要只是看得父母輕。古有割股事親者。何有婚嫁。有餉客脫粟留雞供母者。何顧責備。

子弟幼時。無聲氣標榜。其放縱收斂全視父兄喜怒。故人有才俊子弟。尤當步步抑損之。奪其驕矜自負之氣。逼趕入規矩理道中。方是好消息。若愛之譽之。任其驕肆。未出戶庭。狂名已著。後雖欲收斂。嗟無及矣。

嵇叔夜不訓不師。憑寵自放。遂致囹圄。可不鑒歟。

外侮侵陵。如衣生蟣蝨。捕之不得。只棄去此衣。便自脫然。兄弟間有不肖者。如身生疣贅。雖甚苦累。調之無術。決去不可。惟有耐心忍受而已。

謗之來也。我有其事。則不可辯。我無其事。知我者。不待我辯而自爲我辯之。不知我者。我雖力辯。彼但信謗而不信我。且謗者未必逢人卽謗。我卻逢人訴說。是我更彰其謗也。何異自謗乎。弗思而已。

怨釋於兩悔。釁成於兩憤。

能積不能讀。何異掌書傭子。能讀不能行。所謂兩足書廚。
蝸牛升壁。涎不乾不止。貪人求利。身不死不休。
愚不詐不足爲愚。智不愚不足爲智。
奴僕與鄉人相角。欲泄私憤。每駕不遜語激怒主人。只一不聽。省多少閑氣。免多少怨尤。增多少長厚。
一家之中。惟責望兒子之心難緩。時加教訓。斷不可順從其性。然賢不肖亦有天焉。妻爲敵體之人。豈能事事強之使同。至奴僕輩。但謹愼足供使用。便當獎與。不必深求過責。此是自家善討便宜處。如必欲一一責備。勢必至室人乖忤。僮僕嗟怨。內外之人視我如疾風苦雨。我亦覺得人人可厭。事事拂意。展轉動怒。亦何以自遣。
一友責僕人不能辦事。余曰。彼有才智。自有才智享用。不爲人役矣。又一友怒僕人不合己意。余曰。要合己意。除非是己。然亦有能辦事善揣度主人意向。此小人之最詭黠者。用之必受其弊。
僕婢託身主人。是仰主人爲父母也。饑寒勞瘁。當留心體恤。然仁恕在心。不可屢形言語。蓋小人無知。恐恃主人易與。輕於爲非。然後以法繩之。寬縱之後。極難整齊。且易生怨。大率居家之道。無異臨民。莊嚴持己。則不威而肅。優容示愛。卽扑責愈玩。其所操者異也。
凡親友及奴僕借貸。寧可量力給與。不可多借責償。緩之不還。急則成怨。
僕婢有過。量責可也。極口辱罵。甚非大人之體。

罵奴僕勿及其父母。亦是推己孝及人之道。

僕輩有至奸猾者。使主人受其愚而不覺。其機在搬弄是非。主人視爲忠己。託之心腹。以致至親爲之失歡。良僕被其誣譴。不可不拒之於早。

僕婢有過。不可親自笞撻。量情責問。令人執而笞之。一則於體尊重。一則妨己怒氣過激。萬一失手。致有不測。

好聽左右之話。必敗事而斂怨。

僕從與人爭鬬。主人只當約束僕從。若爲之曲護。是縱之生事矣。

僕從甯以拙而見惡於主人。不可以巧而得罪於鄉黨。

奴僕得罪親友。有來愬者。卽當責處謝過。初不可計是非有無。蓋親友與奴僕。非可較量是非有無之人。一較量便類兩造對訊。褻慢親友矣。卽吾僕本無過。使之屈禮親友。亦正何妨。

人子狀親。不知何人作俑。竟成不可已之定例。夫親有善而隱之。非孝也。無善而詐妄言之。尤非孝也。故舜爲千古人倫之宗。曾無一語代頑父飾過。禹但以奇功幹父之蠱。亦無一言掩鯀之愆。孔孟以孝教天下。而著書不及所生。子思但稱其祖。而於父則無辭。後人不求聖賢所以事親之實。而徒以虛文誇炫。將以重吾親歟。言出子孫。何足信也。或反因虛飾之浮言。益指在生之實惡者、有矣。將以重吾名歟。既不能盡孝於生前。亦何能欺人於身後。孝子必不爾也。

或問君子思不出其位。范文正公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莫是出位否。曰。天下。便是讀書人所宜思。讀書而不思天下。便是失位。修齊治平之道。古人於十五入大學時便已講究。平素不謹究。一旦得位。何以濟事。如孔子志三代。顏子問爲邦。孟子論王道。雖終身不用。而孜孜急急。只是以此爲思也。

人之收斂放縱。皆由習慣。收斂慣了。說一錯話也覺惶愧不安。放縱慣了。見一正人便自拘促難受。聖學功在愼獨。愼獨本於知畏。知畏則知天地鬼神頃刻不離。自不覺懍然肅然。愈獨則畏愈生。隱微之間嚴於大庭矣。邪妄何由而入。

君子不矜己善。而樂揚人善。不匿己過。而爲人隱過。

事莫待來時忍。欲莫待動時防。既來思忍。既動思防。如火熾水溢。障之甚難。

高才能文章。善居之。足以成名。不善居之。足以致禍。

君子和而莊。矯而論之。甯莊而板。勿和而流。

謹言是處世第一法。

安分量力。是成家作人第一法。

只一自反。天下無不可了之事。

胸中要有涇渭。然亦須氣量含宏。不可太生揀擇。

奸人不自怒。能使人怒。不自笑。能使人笑。

世間好看事儘有。好聽話極多。惟求一眞字難得。

人倫日用之道。盡得那些聖賢經書之理。省得那句。史鑑所載之事。能得那件。展開字彙。認得幾字。乃敢當讀書名號。愧矣。

多一分知解。便多一分不自在。

人要有專業。任定一事做去。心便不及旁用。最忌是無事閒思量。千頭萬緒。雜然方寸中。究竟做不成一事。

凡是非所在。我之意見與衆不同。須緩緩論說。使衆人開悟。不可戇直徑情。致違衆僨事。

省事是清心之法。讀書是省事之法。

惟正己可以化人。惟盡己可以服人。

做官最不濟處。是虧苦行戶米蔬酒肉之類。微亦甚矣。既限之官價。情已難堪。貿辦之人又要染指。不知小民盡室力作。營運資生。我縱占盡便宜。能有幾何。而些小資本日剝日減。遂使八口之家。生氣索然。咨嗟怨恨。無可訴說。是關人心。豈獨政體。

爲政爲家。若通下情。不可使人含怨。

越自尊大。越見器小。

恃小察必有冤民。矜小智必多弊政。

能庇人便是大人。受人庇便是小人。

家怕先富後貧。政怕先寬後緊。

做官時。要往前日想一想。我原不是官。又要往後日想一想。不能常有此官。尋求眞我。方有著落。

只一箇看得官輕。便行得志。作得事。如今人說著罰俸就失色。如何敢動一些。要知古人擔當宗社。必置身家性命於度外。始克有濟。

做官要如意。要好過。此念便是大罪孽。有多少人不如意。纔趁得我一人如意。多少人不好過。纔奉得我一人好過。

胥吏窺測官長。每在意思偏向處。我自恃聰明弄才弄智。不知已墮胥吏術中矣。惟光明正大者無隙可乘。

爲官者無故多一言。皆足窺測淺深。

抑強扶弱是善政。然要省得強弱兩字。是論人。不是論貴賤。百姓中也有強的。紳衿中也有弱的。若槩以紳衿爲強。百姓爲弱。這便大錯。且如此人素強而此事實直。此人素弱而此事實曲。自當就事論理。不當執人揣事。方謂之平情。一有成心。便墮偏見。是非顚倒。道路譁然矣。

爲治者。要使百姓愛生。士人知恥。能厚民之生。民始愛生。能養士之恥。士方知恥。士不知恥。則教化不行。民不愛生。則刑罰無用。

爲治且莫說興利。只一不擾便是利。

備荒有策。救荒無策。平日無所備。到饑荒時有何善計。不得已。損上益下則可。若削富助貧。恐以速亂。

狂狷皆本性生。聖人以狷爲狂次。我輩無狂之才。徒恣肆心。學狷之守。不失正士。

士大夫開口便說道理。作事卻全不合道理。可見非禮之事出於不知誤犯者少。知而故蹈者多。所以要勿自欺。

作事宜和緩。進學宜果斷。然參學之理又宜和緩。決事之機又宜果斷。

智愚本於性生。天也。邪正由於心術。人也。然趨於邪者智而反愚。守其正者愚而反智。又非天可限也。

生今之世。不必定做官。然亦須徵假名器。遮庇身家。始可無恐。不然。即隱居深山。肯吏亦到。睡面自乾。侵侮愈多。李鄴侯辭襲侯爵。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先生一代功勳。上友天子。猶深此慮。可見君子懷刑當懍懍也。

古人以不干祿爲學。今人非干祿則無學。

與其與俗士聯社論文。不如聽村老負暄說鬼。

責惡要爲人留餘步。勸善要思其勢可從。

一念之慈。亦足作福。一言之戾。亦足傷和。存心不忽乎微。所造自卽於大。

事到得意處。便可轉思退步。此是留餘以養福。言到快意處。便當斂氣凝神。此是留餘以蓄德。

恩不可過。過施則不繼。情不可密。密交則難久。故刻嗇之怨。恆積好施之家。而疎薄之嫌。偏在多情之士。

喜時乘興然諾。言過豈更思復。怒時隨口呪詛。意回安能無悔。

天能阨孔子之遇。不能使孔子之道不尊。天能促顏子之年。不能使顏子之行不著。故曰人定勝天。

貴莫貴於無求。富莫富於知足。

人生不聞道。雖百歲猶夭。故壽莫壽於顏子。身死無可稱。雖萬鍾亦賤。故貴莫貴於伯夷。

人行有虧。多於彌縫極工時露出。交道之薄。正在周旋極密處看破。

浮清斂去言方簡。客氣收時意自平。

親友相爭。自難坐視。要知人與我雖有親疎。事在彼卻有曲直。持論稍有不平。反恐因我償事。所貴善爲排解者。化大爲小。彌有爲無。只是以情理入人。人自不覺氣平心折耳。

我輩安得無過。正要因過搜尋致過根源。加掃除廓清之力。若以無過爲賢。必至文過。終身皆在過中矣。

好勝人者。必無勝人處。能勝人。自不居勝。

疾惡太嚴。當計其所窮。或曰。太嚴便是一惡。

財由爭得。去盜幾何。

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若使善必不福。惡必不禍。是人而不有天矣。天之爲道亦虛。然使善必得福。惡必得禍。是人而可主天矣。天之爲用亦淺。立身行己。利人濟物。亦盡其在我而已。回天憲貧。慶富跖壽。不較可

也。

禍生於怨。怨生於畏。士大夫居鄉。有赫赫名者。非福也。

君子但盡人事。不計天命。而天命卽在人事之中。

才智英敏者。宜加渾厚學問。

不可因人之學識淺陋、氣象粗疎。便生鄙薄。纔有鄙薄之心。在我便是淺陋粗疎。去彼幾何耶。

爲學莫輕說效驗。纔求效驗。卽是助長。只一味勿忘。久之自然有效。

或謂才子多傲。余曰傲便是不才。

君子滿腹天理。故以順理爲樂。小人滿腹人欲。故以得欲爲樂。欲無時可足。故樂不勝憂。理無時不存。故隨在皆樂。至樂順理。縱欲之樂。憂患隨焉。

人之有夜。猶天之有冬。皆所以息養元氣也。息之不極。則養之不深。故冬氣和暖。卽來年之生意不暢。夜寐失宿。卽來日之神氣必昏。

生有定分。命難力爭。順理者逸而日休。任智者勞而日拙。

巧於爲讒者。多指摘疑似之形。而雜以附會之說。使聽者不覺傾信。受者更難昭雪。忠臣負屈。孝子含冤。修士蒙垢。率由於此。

言必循理。事必稽古。雖近迂拘。不失爲正。

動一善念。必須見之行事。行一善事。必須做到究竟。一事善矣。又必事事與此相稱。方完全得好善一念。
孔子畏大人。是論體、論理、論勢分合當如此。胷中卻是平等。孟子貌大人。是心中先有一大人。故意貌之。
看來畢竟著迹。
人不要把聖賢看得太高了。也只是世間一箇正經人。孟子說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只是做箇正經人。若
論聖人。才智如何可爲。
驕諂是一箇人遇勝我者則諂。遇不如我者則驕。
小人恩怨顚倒。全無性情。雖父兄之仇。一言投合。卽成相知。雖活命之恩。一事拂意。卽成仇恨。今日仇恨。
明日又成相知。再日又成仇恨。可歎可歎。
孔安國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皇甫士安撰高士。陳長文撰耆舊。俱七十二人。若是其班歟。
抑有意襲之也。文人著述。每多摹擬古人。至篇數所在亦必取盈。如少陵秋興八首。偶然八耳。可傳不在
此也。而後之爲秋興者。不敢爲九爲七。又如七發、七激、七辯、七依、七啟、七命等篇。眞覺學步可厭。
存心厚者、自無尖酸口角。
誠之一字。可以服天下。詐之一字。不可以愚妻子。
讀經要就情事參理道。讀史要就理道定是非。
好訾議前人著作。及拈筆方知自家無識。好卑鄙古人治功。及任事方知自家不濟。

志趣曠達。市朝亦覺幽清。名利縈牽。山水皆歸臭濁。

盡性知命之學。不過一靜字做來。參天位地之功。不過一誠字推去。

聰明過露者德薄。詞華太盛者福淺。

好飾者、作非之漸。偏聽者、啟爭之端。

傲人不如者必淺人。疑人不肖者必小人。

姑息必成大忍。面譽必至背非。

淺人好誇富貴人好哭窮。

心察損神。語多傷氣。

因小嫌而疎至戚者不祥。驟貴盛而捐故交者不昌。丈夫不離內室者命不延。婦人當預外事者家必敗。

酒肉之場無修士。富貴之家無直友。

我自諱過。安得有直友。我自喜諛。安得無佞人。

何事不因忙錯。故急迫中益要安詳。此心多由樂放。故快適處更要收斂。

惡莫大於毀人之善。德莫大於白人之冤。

一枝動則萬葉不甯。一心散則萬慮皆妄。

事以急敗。思因緩得。

有一事爲人共稱。必欲自矜聰明。尋出破綻。不止有傷長厚。口舌之餘。或招不測。

能省事。自無妄費。無妄費。方可與講廉。

發生收斂。四時有一定之理。失其理者不祥。人生亦然。故少年退縮。老人狂躁。皆非常理。

天之苦我也。加以種種拂意事。只一味安受。便令造物無權。

甯爲君子譏其偏。勿爲世人喜其圓。甯爲世人笑其拙。勿爲君子病其巧。

作一事而可否各半。要先審其可我否我之人。使可在流俗。否在君子。何可一朝安也。

賤而無能者終於賤。貴而不法者亦終於賤。貧而無志者終於貧。富而不節者亦終於貧。

男子貌無妍媸。讀書靜養之人自有道氣可親。

心知其詐而口不言。面受其侮而色不變。纔見涵養力量。

好責人者、自治必疎。稍知自省。便覺一己克治不盡。那有餘力責人。

言雖至當。言於必不受言之人。便是妄言。

君子主靜。可以善動。

只一事不存心。此一事便錯亂。

學問涵養人。雖當盛怒時。畢竟無過激之言、暴厲之色。

能於妻子僕隸前無慢容。無忽言。方是眞敬。

爾我之見太明。雖父子兄弟皆是身外。何況他人。

敬爲入德之門。傲其聚惡之府。

進銳退速。只是心志不凝定。

品卑由於無志。無志由於識低。識低只是理欠明。

斤斤較量於人已厚薄之間。日覺私心拘促。宅衷廣闊之人。自能包含。無許多計論。

人生不幸有兒女之戚。便當思何以處父母之喪。自然不敢過用其情。

凡陵人好勝之念。皆客氣所使。客氣不除。狂言妄訕。逢人便發。正如吠客之犬。成何氣象。

非直諒多聞之人。不能得直諒多聞之友。

王安石不敢於縑帛上寫字。此其心雖可取。究竟未善。縑得名筆而傳。反覺增榮。何害也。

文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言者。必以他端易之。此法甚妙。聞而不答。胸中已多一障礙矣。

劉苞與人交。面折其過。退稱其美。此可爲法。今日友道之惡正在面譽背非。

有愧而生。不如無愧而死。這便是了生死法。讀范忠宣此語。懍懍生氣。

王陽明封拜家居。道逢父執。下馬鞠躬道左。父執一舉手。揚鞭而去。陽明執禮自忘其貴。父執持體。不知其貴。皆古人哉。

王陽明聞市人相詬。謂門人曰。此講學也。門人曰。詬耳。陽明曰。此曰爾無良心。彼曰爾無天理。天理良心。

非講學而何。但常人只知責人。不知反己。我輩惟一反己。道在是矣。余謂先生此番指點。極其切實。由是以推。覺盈天地間無非道機。先生虛心體認。隨觸卽動。雖淺言近事皆能悟入。若心志不專一。雖聖人在前。日爲論說。亦了無干涉。

陽明說良知不錯。但處處必要說到良知上。便是偏見私意

李賓之常中夜飲酒歸。其父候之。由是赴席誓不見燭。爲人子者。不可不存此心。

文訓曰。學問事功皆己分內事。全無驕矜之念。方是儒者器量。村漢家藏數石陳穀。秀才胸有百篇時文。便要放在臉上。使人難看。

謙是受益之道。我有自是之心。人便不將好話來說。我亦聽好話不入。

一念忽略。便有錯言錯事。

在憂患中不損志氣。反增才識。其人進步不可量。

人一味在應酬上留心。眞意便少。

得失有命。不關巧拙。然巧者任其才智。不肯聽命。往往翻成大拙。拙人弄巧不來。只得任命。卻也有無端湊巧之時。

過愼反生疑心。寫極熟字。審視亦或似訛。疑心能亂眞知。看極靜物。久注若覺其動。所以事來無取三思。疑中總無一是。

乘輿說話。最難檢點。或誇己長。或訴人短。或嘲笑同座。縱無正人相繩。得一不合之人。從中打截。掃其興趣。使不得盡言。亦是益友。

富貴之家。多行不義。必敗之道也。有識之士。當敬而遠之。不可以其利餌。便思濡足。

人不能盡如我意。我亦不能盡合人意。惟見我意。則責人之心起。欲合人意。則媚世之術行。究之世道參差。原無兩平之法。修己無怨。君子亦自平其心而已。

能甘澹泊。便有幾分眞學問。

利之一字。是學問人品一片試金石。

人生衰俗。如涉大海。無時不在風浪中。雖戒愼恐懼。不敢少忽。然安危、天也。亦不可無坦蕩自舒之懷。

性情之所偏。卽爲禍機之所伏。調養性情。不止見學問進步。實大有享用在。

浮雲世態不入胸次。所向便綽然有餘。看得人情偪仄。只是襟懷不廣。

恩怨糾纏。如在桎梏中。無法解脫。家庭不睦。如行荊棘內。觸處有妨。

自愛者必愼。

家何以治。曰各自盡。家何以亂。曰各相責。不管人責。但求自盡。非聖賢孰能。

心中存一順受之意。覺千萬折磨皆歸灑脫。不知其苦。

欲知人家興衰。只看子孫讀書與否。

居家不可好事。居官不可厭事。

自反不能孝不能弟。在人前不必說話。

居家酬應。有便做有的事。無便做無的事。強支門面。必至大累。

操戈同室。無論勝負。皆爲他人笑端。

正家之道。閑雜女流不可令其出入。

成家之道。既須仔細。也要寬大。使家中人過得去。

人有差錯。他怕你惱。便當含容。若責之不已。他知你意不可挽回。反不怕起來。有何趣味。

家之不齊。由於偏愛偏聽。自失正理。則人怨而不服。

清靜省事是極好人家。切不可與有錢有勢人交結。一交結。則多事之端生矣。

心氣和平。以之應人則善。以之處事則詳。

每有享用。當生愧慚想。自然不敢過分。

應世要寬。治家要嚴。居心要寬。持身要嚴。

無禮教之家。雖盛必衰。有禮教之家。雖衰必盛。即其所爲。可決將來。國家治亂亦然。

清靜省事。保家之本。亦治心之道。

營造居室。當圖久遠。過於節省。必至再費。

衣食居處。過分便不妥。

能守儉。家便足。能安貧。身便閒。然儉是不妄費。人情禮節。一毫也儉不得。閒是不妄營。經營生務。一時也閒不得。

只是一箇見小。便使百事不成。亦致百行盡墮。

逆境長存戒心。故以之成君子。順境易生放心。故以之陷小人。

越有勢。越生氣。越有錢。越不全。

創起之家。如新栽之木。必灌溉頻加而根本始固。守成之人。如已燃之燈。必油膏勤續而光焰乃長。

近日子弟多自是其是。不服尊長。尊長愈忍。卑幼愈橫。不如隨事解之。務使是非明白。彼心雖不服。尙或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故古人齊家言忍。今日忍。卽不可以齊家。蓋忍是待賢智人一法。彼偶然之失。原出無心。我以一忍含容。使彼自悔自化。今揚揚得意以壓服父兄爲能事。忍到不可忍時。害愈大矣。

家道成於嚴而敗於玩。嚴則知畏。玩則恣意無所忌憚。是以父稱嚴君。

每見人家子弟幼時便蓄資財。父每輒喜其成人。此一念便將子弟弄壞。使他惟知黷貨。從小養成下流不肖之性。及其長成。在己手者以爲己有。與父母無涉。在父母者又以爲己所應有。覬求必得。得則忘親。不得則怨親。老人多致失所。亦當自咎其所由來者漸也。

士紳家子弟。只一箇不讀書。隨你有甚能處。總是惹人輕賤。

最難處是家庭間事。人皆不可離之人。事皆不可已之事。只有委曲感化、含忍甯耐。一動躁競之心。所害多矣。

居家能糊塗。是大聰明人。大享用。必要不糊塗。事事求箇分曉。便是眞糊塗人。

親鄰有以莊田求售。我若不買。須早說明。使彼另售。不可作游移語。亦不可輕留文契。

家人有過。說過便了。最怕是有成心。成心不破。觸動生疑。迹避嫌之小心。反成冒嫌之大過。父不終慈。子不成孝。兄弟怨仇。率由於此。

僧道星命之流。非本士人。不必輕與認識。彼來拜。託故謝之可也。

有以星卜梨園薦送者。當酌其交情厚薄。以回字遣之。切不可轉薦親友。亦不欲勿施之意也。

讀書之處。不可久坐閑談。妨人靜業。

奸人惡人。以不相識爲幸。如在親知。惟有敬而遠之一法。

借人錢物。必須早還。不可使人索討。

戲人園亭。不可折損花果。

書有隱僻者。必非至文。人有怪異者。必非良友。

凡遇鄉村賽會。只宜尊重一觀。看戲不必點戲。見伎不必招飲。若能靜坐不出。更得士紳之體。

信算命。信風水。皆妄念所使。讀書明理人。以義命自安。便不信他。

招客最要檢點。必一類人方可同座。往往雜一不合之人。遂致滿座不樂。至有嫌隙者。更當迴避。

尖酸語最易傳布。正經話卻無人稱說。卽此可知世道惡薄。

一友云。諸經皆可補。惟膽無藥可補。余曰。補膽惟有讀書一著。蓋理明識定。則膽氣自壯也。

尖酸語取快一時。當之者終身怨恨。

受人之恩。絕口不言。少不如意。怨恨不已。此等人豈可爲友。

親友偶爾拂意。斷不可任意發洩。往往躁急已過。乃知事出無心。或是傳聞之誤。我已大失涵養。何以相對。

只顧議論他人。也要看看自己。

士君子卽不能使人感。必不可使人恨。卽不能使人敬。必不可使人玩。

以言傷人而人不還。以氣淩人而人不報。人居長厚。自蹈惡薄。不可不猛省。

說書穿鑿。選文詭異。最誤後學。

小人好誇己長。又好揚人短。君子反是。不見己長。何知人短。

作惡而惟恐人知。此一念尙可教。若不怕人知。則無忌憚矣。

人有德於我。惟恐人知。我有德於人。惟恐人不知。此等人豈可與爲友。

人當失意時、患難時、疾病時。必要加意待他。方是厚道。

有德則言少。有信則言少。有謀則言少。多言之人無此三者可知。

人品學問。俱成於志氣。無志氣人。一事做不得。

勸人者當先自平其氣。以和氣出之。言雖直而人樂受。以忿氣出之。意雖善而人難堪。

好諛是人生大病。明知所贊未必當而心喜其言。故奸人之術易售。

以善氣迎人。雖奸惡之徒無所施其暴。

莫謂己無善。善人之善卽是善。莫謂己無惡。談人之惡卽是惡。

行事不可任心。說話不可任口。

五經不備。無害名儒。一倫有虧。卽爲敗類。

好言自家得意事。最惹人厭。好言仕路貴交遊。最惹人鄙。好說己長便是短。自知己短便是長。

惠在當戶。一飯重邱山。怨苟傷心。片語深江海。

甘讓君子其志卑。不讓小人其量淺。

小人全是飾非。君子惟能改過。

何爲益友。我不敢玩者是也。何爲損友。我不起敬者是也。

一箇忍字。消了無窮禍患。一箇足字。省了無限營求。

小兒嬉戲時。鞭笞婢女。殺害蟲蟻。最當切戒。恐長成惡習。

居鄉黨只要平易近人。自高自異便難與俗相安。

盛衰靡定。不可據眼前論人。

凡衆人聚會之處。說話最要檢點。恐犯人忌。

事之可否。當以理裁之。一使氣便壞事。

財與色之地須當遠避。近則有污。

愚癡障蔽害淺。聰明障蔽害深。惟讀書明理。不弄聰明。便自無障。

驕傲人不必語言傷人。只此顏色辭氣。使不可近。

人心不放。如主人常在家中。事務自有條理。

君子不以形迹疑人。亦不以言語信人。

始交不愼。後必成仇。

心要樸實。從樸實中生出靈明。是爲先覺。從樸實中發出忠孝。是爲至性。一講才智。誠僞便雜。

文訓曰。遇高識博學之人。不止疑者當問。卽不疑者亦當問。往往自執一見。以爲確然。而實偏僻。其害更甚。

君子論是非。小人計利害。故君子拙於邀福。小人巧於避禍。

小人能僞作君子面貌。君子便當以面貌假他。此面貌便是忌憚之心。若破其面貌。則無所不至矣。

居有惡鄰。坐有損友。借以檢點自愼。亦是進德之資。

君子於世俗中有不爭之名。有不居之善。

因循二字。誤盡一生。鼓舞精神。方破此弊。

善所當爲。著一報念。胸中便要增累。口中便要增過。

氣爲心害。養心當先制氣。

人該省事。不可怕事。人該脫俗。不可矯俗。人該順時。不可趨時。

智從學問聰明中自然而生。非可強爲。強爲之智便成愚詐。

處事以智。不如守正。正中有自然變通。非關用智。若但講機謀。最是害正。然亦易敗露。

損己利人之事。不敢望於今人。乃無損於己而不肯利人。甚有無利於己而必欲損人。斯世道之憂。

怒時易激。雖義憤亦當裁抑。喜時易狂。卽微言亦須謹愼。

愛賢子是人情。乃有惡賢子而愛不肖子者。愚父也。憐貧子是天性。乃有薄貧子而厚富貴子者。俗父也。

婦人不妒。足掩百拙。士夫一貪。遂增百醜。

君子疎處。是不忍棄小人之才。小人狠處。是不惜傷君子之命。

禮貌過盛者情必疎。勢分太明者道必暗。

立品欲高。處心欲下。

身在事外。然後能悉事中之情。心遊世外。然後不受世情之累。
憚勞怕怨。做不得事。避嫌遠疑。救不得人。
喜怒不形。可以占量。亦懼藏奸。舉動非常。可以濟時。亦防多事。
悟從疑得。樂自苦生。
朴能鎮浮。靜能御躁。
和能消戾。忍能濟和。
勿以小惡棄人大美。勿以小怨忘人大恩。
與多疑人共事。事必不成。與好利人共事。己必受累。
愼能遠禍。勤能濟貧。
受不得窮。立不得品。受不得屈。做不得事。
或問字宜諱乎。曰名宜諱也。故爲字以尊名。字不必諱也。諱則不必字矣。今之諱字等於諱名者。世風之過也。嘗考之儀禮。子孫於祖禰例稱字。子思故得稱仲尼。弟子於師例稱字。故子貢孟子稱仲尼。夫祖父與師尊無尙也。猶可以字稱。而同學儕輩乃以字爲觸犯。偶有呼其字者。輒怒爲慢己。豈後世之尊友反過於聖賢之尊祖父與師耶。弗思而已。
禮從情出。人情安處。卽是天理。然審理不明。恐有安其不當安者。故須用學。

天下極難了事。皆有處之一道。付之無可奈何。祇是無學問。

推獎善類。人己交宜。

士君子只要素行乎人。或以疑似生謗。必有諒之者。

爲學之功。要在應事接物處見。若但虛講道理。而於情事茫然。學問便成無用事。

古人在平處立脚。作文作人只依義理。後人欲高擬古人。義理不深。只要求高。做去便錯。

置身如置器。在平處則安。在高處則危。古人置身千仞之上。要看他立脚平穩處。

文訓曰。學問文章人品。著一奇字便不妥。

好談己長只是淺。

隨時隨事。只要不虧本分。處人處己。只要不虧本心。做箇朴實漢。享些無事福。

作事貴有主意。然必詳審情理。若情理不通。則堅執不回。爲害尤大。

親小人則君子自遠。親君子則小人自遠。斷無混雜之理。

居心平。然後可歷世路之險。

人才各有所宜。用得其宜則才著。用非其宜則才晦。

刑名之學。如韓子所著書。慘覈寡恩。爲天地所惡。學者寓目如芒刺。著之胸中如毒藥。

士有出人才智。卽當困阨時。亦必有以自見。

自奉宜薄。待師友宜厚。勿因家事匱乏。不爲子弟延名師友。
恩惠及於仇怨。感倍親知。鄙吝行於家庭。恨深仇毒。
人當以富作福。不當斂怨益富。舍此就彼。是謂至愚。
輕忽細事必有重憂。
聽一邊話。且莫判斷是非。必細參兩家情事。乃得。今人聽言。多以先入爲主。大是偏見。
事前加愼。事後不悔。
對不合己者。不可輕發一言。
甯爲小人仇。不受小人恩。蓋小人恩必有爲。不如其欲。終必成仇。不如岸然自異。全我名節。
不認眞。作不得事。
以虛心受學問。以耐心酬世務。以平心閱人情。以靜心觀物理。
朋友過親。則怠玩起。過厚。則責望生。惟相見少。可免此失。且倍覺親厚。
朋友中有顯貴人。切莫說與他相厚。說著便惹人笑。倘或他不認相厚。便使人絕倒。
人有私曲瞞不過左右使令之人。對賓客僚友說好聽話。想到左右暗笑。亦當生慙。
任大事。不覺難。作小事。不敢忽。務使首尾次第調濟停妥。學問所至。無事不生精彩。
善處事只要認得理眞。衆議滿堂。惟理可奪得。

聖人事業。俱從暗室屋漏培出。所以盛大精醖。千載無弊。後世功名。卻是才智幹旋。任其掀天揭地。終帶夾雜。所以淺薄易盡。故漢唐之必不可三代也。非天之生才有殊。才之裕、體不同耳。

責過太直。使人慚恨。在我便是一過。

居心敬愼。故能脫灑。以無愧怍也。

文訓曰。作人作文。以品爲主。爲文揣摩世好。是無文品。爲人揣摩世好。是無人品。

又曰。才者。經綸道德之謂也。工文辭者。祇謂之才華。華而不實。便是不才。

幽夢續影

朱錫撰

本館據滂喜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幽夢續影

幽夢續影

弇山草衣著

眞嗜酒者氣雄。眞嗜茶者神清。眞嗜筍者骨臞。眞嗜菜根者志遠。

菜隱師云。余擬贈嘯筠楹帖曰。神清半爲編茶錄。志遠眞能嗜菜根。

鶴令人逸。馬令人俊。蘭令人幽。松令人古。

華山詞客云。蛩令人愁。魚令人閒。梅令人癯。竹令人峭。

善賈無市井氣。善文無迂腐氣。

張石頑云。善兵無豪邁氣。

學導引是眼前地獄。得科第是當世輪迴。

陸眉生云。暱倡優是眼下惡道。

求忠臣必於孝子。余爲下一轉語云。求孝子必於情人。

熊箑舲云。情人又安所求之。

王問萊云。必也其在動心忍性中。

造化善殺風景者也。其尤甚者。使高僧迎顯宦。使循吏困下僚。使絕世之姝習絃索。使不羈之士累米鹽。

補桐生云。和尙四大皆空。雖迎顯宦。無有顯宦。

日間多靜坐則夜夢不驚。一月多靜坐則文思便逸。

黃鶴笙云。甘苦自得。

觀虹銷雨霽時。是何等氣象。觀風回海立時。是何等聲勢。

陸又珊云。我師意殆謂改過宜勇。遷善宜速。

貪人之前莫炫寶。才人之前莫炫文。險人之前莫炫識。

悼秋云。妬婦之前莫炫色。

懺綺生云。妄人之前莫炫才。

文人富貴。起居便帶市井。富貴能詩。吐屬便帶寒酸。

華山詞客云。不顧俗眼驚。

王寅叔云。黃白是市井家物。風月是寒酸家物。

花是美人後身。梅、貞女也。梨、才女也。菊、才女之善文章者也。水仙、善詩詞者也。茶蘼、善談禪者也。牡丹、大家中婦也。芍藥、名士之婦也。蓮、名士之女也。海棠、妖姬也。秋海棠、制於悍婦之艷妾也。抹麗、解事雛鬟也。木夫容、中年詩婢也。惟蘭爲絕代美人。生長名閨。耽於詞書。寄心清曠。結想琴筑。然而閨中待字。不無遲暮之感。優此則絀彼。理有固然。無足怪者。

眉影詞人云。桂、富貴家才女也。剪秋羅、名士之婢妾也。

省緣師云。普願天下勿栽秋海棠。
能食澹飯者方許嘗異味。能涸市囂者方許游名山。能受折磨者方許處功名。
鄭鼇云。然則夫子何以不豫色然。
非眞空不宜談禪。非眞曠不宜談酒。
蓮衣云。居士奈何自信眞空。
香祖主人云。始知吾輩大半假託空曠。
雨窗作書。筆端便染煙雲。雪夜哦詩。紙上如灑冰霰。是謂善得天趣。
詩盦云。君師盛蘭雪先生云。冰雪窖中人對語。更於何處着塵埃。冷況髣髴。
凶年聞爆竹。愁眼見鎔花。客途得家書。病後友人邀聽彈琴。俱可破涕爲笑。
沈石生云。客中病後。凶年愁眼。奈何。
觀門徑可以知品。觀軒館可以知學。觀位置可以知經濟。觀花卉可以知旨趣。觀楹帖可以知吐屬。觀圖書可以知胷次。觀童僕可以知器宇。訪友不待親接言笑也。
香祖主人云。此君隨地用心。吾甚畏之。
余亦有三恨。一恨山僧多俗。二恨盛暑多蠅。三恨時文多套。
趙享帚云。第三恨務請釋之。

蝶使之俊。蜂使之雅。露使之艷。月使之溫。庭中花幹旋造化者也。使名士增情。使美人增態。使香爐茗椀增奇光。使圖畫書籍增活色。室中花附益造化者也。

星農云。嘯篔之畫庭中花。嘯篔之詩室中花。

無風雨不知花之可惜。故風雨者。眞惜花者也。無患難不知才之可愛。故患難者。眞愛才者也。風雨不能因惜花而止。患難不能因愛才而止。

仙洲云。姓日則花之發泄太甚。富貴則才之剝削太甚。故花養於輕陰。才醞於微晦。

琴不可不學。能平才士之驕矜。劍不可不學。能化書生之懦怯。

香輪詞客云。中散善琴。去不得驕矜二字。

畢雄伯云。氣靜則驕矜自化。何必學琴。氣充則懦怯自除。何必學劍。

美味以大嚼盡之。奇境以粗游了之。深情以淺語傳之。良辰以酒食度之。富貴以驕奢處之。俱失造化本懷。

張企崖云。黃白以慳吝守之。翻似曲體造化。

樓之收遠景者。宜游觀不宜居住。室之無重門者。便啓閉不便儲藏。庭廣則爽。冬累於風。樹密則幽。夏累於蟬。水近可以滌暑。蚊集中宵。屋小可以禦寒。客窘炎午。君子觀居身無兩全。知處境無兩得。

少郭云。誠如君言。天下何者爲安宅。

憂時勿縱酒。怒時勿作札。

粟隱師云。非杜康何以解憂。

不靜坐不知忙之耗神者速。不泛應不知閒之救神者眞。

錢雲在曰。不閱歷不知幽夢續影之說理者精。

筆蒼者學爲古。筆雋者學爲詞。筆麗者學爲賦。筆肆者學爲文。

簑舲云。筆高渾者學爲詩。

讀古碑宜遲。遲則古藻徐呈。讀古書宜速。速則古香頓溢。讀古詩宜先遲後速。古韻以抑而後揚。讀古文宜先速後遲。古氣以挹而愈永。

楳亭云。若得摩詰輞川眞本。肯使其古香頓溢乎。

物隨息生。故數息可以致壽。物隨氣滅。故任氣可以致夭。欲長生只在呼吸求之。欲長樂只在和平求之。

澹然翁云。信數息而不信導引何耶。

雪之妙在能積。雲之妙在不留。月之妙在有圓有缺。

二如云。月妙在缺。天下更無恨事。

香輪云。山之妙在峰回路轉。水之妙在風起波生。

爲雪朱闌。爲花粉墻。爲鳥疏枝。爲魚廣池。爲素心開三徑。

梅華翁云。一二句畫理。三四句天機。第五句古人風。

築園必因石。築廛必因樹。築榭必因池。築室必因花。

春山云。園亭之妙。一字盡之。曰借。卽因之類耳。

梅繞平臺。竹藏幽院。柳護朱樓。海棠依閣。木犀匝庭。牡丹對書齋。藤花蔽繡闥。繡毬傍亭。緋桃照池。香草漫山。梧桐覆井。酴縻隱竹屏。秋色倚闌干。百合仰拳石。秋蘿亞曲階。芭蕉障文窗。薔薇窺疏簾。合歡俯錦幃。槿花媚紗櫥。

鄂生云。紅杏出墻。黃菊綴籬。紫藤掩橋。素蘭藏室。翠竹碍戶。

花底填詞。香邊製曲。醉後作艸。狂來放詞。是謂遣筆四稱。

師白云。月下舞劍。亦一絕也。

怡雲云。絕塞談兵。空江泛月。亦覺雄曠。

談禪不是好佛。只以空我天懷。談元不是羨老。只以貞我內養。

稚蘭云。談詩不是慕李杜。只以寫我性情。

路之奇者入不宜深。深則來踪易失。山之奇者入不宜淺。淺則異境不呈。

警甫云。知此方可涉歷。

木以動折。金以動缺。火以動焚。水以動溺。惟土宜動。然而思慮傷脾。熠炙生冷皆傷胃。則動中仍須靜耳。

粟隱云藏府精微隔垣洞見

習靜覺日長。逐忙覺日短。讀書覺日可惜。

桐生云客途日長。懽場日短。侍親日可惜。

少年處不得順境。老年處不得逆境。中年處不得閒境。

澗雨云中年閒境。最是無憀。

素食則氣不濁。獨宿則神不濁。默坐則心不濁。讀書則口不濁。

華潭云焚香則魂不濁。說士則齒不濁。

空山瀑走。絕壑松鳴。是有琴意。危廛雁度。孤艇風來。是有笛意。幽澗花落。疏林鳥墜。是有筑意。書簾波漾。平臺月橫。是有簫意。清溪絮撲。叢竹雪灑。是有箏意。芭蕉雨粗。蓮花漏續。是有鼓意。碧甌茶沸。綠沼魚行。是有阮意。玉蟲妥燭。金鴛坐枝。是有歌意。

臥梅子云阮字疑琵琶之誤。

雪蕉云海棠倚風。粉篁灑雨。是有舞意。

琴醫心。花醫肝。香醫脾。石醫腎。泉醫肺。劍醫胆。

蜨隱云琴味甘平。花辛溫。香辛平而燥。石苦寒。泉甘平微寒。劍辛烈有小毒。

對酒不能歌。盲于口。登高不能賦。盲于筆。古碑不能摹。盲于手。名山水不能游。盲于足。奇才不能交。盲于

胸。庸衆不能容。盲于腹。危詞不能受。盲于耳。心香不能嗅。盲于鼻。

伯寅云。由此觀之。不盲者鮮矣。

靜一分慧一分。忙一分憒一分。

憩雲居士曰。靜中叅動是大般若。忙裏偷閑是三菩提。

至人無夢。下愚亦無夢。然而文王夢熊。鄭人夢鹿。聖人無淚。強悍亦無淚。然而孔子泣麟。項王泣騅。

梅生云。漆園夢蝶。不過中材。

感逝酸鼻。感恩酸心。感情酸手足。

無隱生云。有友患手足酸麻。醫不能立方。惜未以幽夢續景示之也。

水仙以瑪瑙爲根。翡翠爲葉。白玉爲花。琥珀爲心。而又以西子爲色。以合德爲香。以飛燕爲態。以宓妃爲名。花中無第二品矣。

退省先生云。莫清于水。莫霸于仙。此花可謂名稱其實。

梅花翁云。雖謂陳思一賦。爲此花寫照。猶恐唐突。

小園玩景。各有所宜。風宜環松傑閣。雨宜俯澗軒窗。月宜臨水平臺。雪宜半山樓檻。花宜曲廊洞房。烟宜繞竹孤亭。初日宜峯頂飛樓。晚霞宜池邊小徑。雷者天之盛怒。宜危坐佛龕。霧者天之肅氣。宜屏居邃閣。

雲在曰。是十幅界畫畫。

二如曰雷景鮮有能玩之者

富貴作牢騷語。其人必有隱憂。貧賤作意氣語。其人必有異能。

梅亭云。意氣最害事。貧賤時有之。卽他日驕侈之根。

高柳宜蟬。低花宜蜨。曲徑宜竹。淺灘宜蘆。此天與人之善順物理。而不忍顚倒之者也。勝境屬僧。奇境屬商。別院屬美人。窮途屬名士。此天與人之善逆物理。而必欲顚倒之者也。

戇綺生云。庭樹宜月。

蜨緣云。非顚倒則造化不奇。

名山鎭俗。止水滌妄。僧舍避煩。蓮花證趣。

蓮衣云。坐蓮舫中。遂使四美具。

少郭云。余每過蓮舫。見其輿蓋闐塞。未知能避煩否也。

稚蘭云。爲下一轉語曰。老僧於此避煩。

星象要按星實測。拘不得成圖。河道要按河實濬。拘不得成說。民情要按民實求。拘不得成法。藥性要按藥實咀。拘不得成方。

退省子云。隱然賅天地人物。

奇山大水。笑之境也。霜晨月夕。笑之時也。濁酒淸琴。笑之資也。閒僧俠客。笑之侶也。抑鬱磊落。笑之胷也。

長歌中令笑之宣也。鵑叫猿啼笑之和也。棕鞋桐帽笑之人也。

玉泠生云。可作一則笑譜讀。

醫花十劑。壅以補之。水以潤之。露以和之。摘以宣之。火以洩之。日以澹之。甫以滑之。風以燥之。祛蠹以養之。紗籠紙帳以護之。

糅花翁云。瓶供欽簪。非惜花者也。

小清閟閣主人云。石以鎮之。香以表之。

臞字不能盡梅。淡字不能盡梨。韻字不能盡水仙。艷字不能盡海棠。

退省云。幽字不能盡蘭。逸字不能盡菊。

蘭丹云。襄於武原陳氏園池。見退紅蓮花數莖。實兼臞澹韻艷幽逸六字之勝。

櫻桃以紅勝。金柑以黃勝。梅子以翠勝。葡萄以紫勝。此果之艷于花者也。銀杏之黃。烏桕之紅。古柏之蒼。篔竿之綠。此葉之艷于花者也。

言帚生云。果之妙至荔枝而極。枝之妙至楊柳而極。葉之妙至貝多而極。花之妙至蘭蕙而極。枝葉並妙者莫如松柏。花葉並妙者莫如水仙。花果並妙者莫如梅花。葉莖果無一不妙者莫如蓮。

脂粉長醜。錦繡長俗。金珠長悍。

香祖云。與富而醜甯貧而美。與美而俗甯醜而才。與才而悍甯俗而淑。

雨生綠萌。風生綠情。露生綠精。
省緣云。烟生綠魂。月生綠神。
竹儂云。香生綠心。
郗樹宜詩。山樹宜畫。園樹宜詞。
雲在曰。密樹宜風。古樹宜雪。遠樹宜雲。
搏土成金無不滿之欲。書筆成人無不償之願。縮地成勝無不擴之胸。感香成夢無不證之因。
冶水云。鍊香爲心無不艷之筆。
烏宣情聲。花寫情態。香傳情韻。山水開情窟。天地闢情源。
月舟云。雨灑情苗。月生情蒂。
蘿月主人云。鐙証情禪。
懺綺生云。詩孕情因。畫契情緣。琴圓情趣。
將營精舍先種梅。將起畫樓先種柳。
翁溪云。將架曲廊先種竹。將闢水窗先種蓮。
詞章滿壁。所嗜不同。花卉滿圃。所指不同。粉黛滿座。所視不同。
蓮生云。江湖滿地。所寄不同。

愛則知可憎。憎則知可怜。

紫蕙云。怜則知可節取。

云何出塵閉戶是。云何享福讀書是。

澧蓀云。閉戶讀書。塵中無此福也。

厚施與卽是備急難。儉婚嫁自然無怨曠。教節省勝於裕留貽。

印青居士云。施與也要觀人。婚嫁也要稱家。

利字从禾。利莫甚于禾。勸勤耕也。从刀。害莫甚于刀。戒貪得也。

春山云。酒从水。言易溺也。从酉。酉屬金。亦是兵象。

乍得勿與。乍失勿取。乍怒勿責。乍喜勿諾。

戒定生云。乍責勿任。乍諾勿疑。

素深沈。一事坦率便能貽誤。素和平。一事憤激便足取禍。故接人不可以猝然改容。持己不可以偶爾改度。

无礙云。深沉人要光明。和平人要嚴肅。

有深謀者不輕言。有奇勇者不輕鬥。有遠志者不輕干進。

心白云。有俠腸者不輕施報。

孤潔以駭俗。不如和平以諧俗。嘯傲以玩世。不如恭敬以陶世。高峻以拒物。不如寬厚以容物。

心逸云。能和平方許孤潔。能恭敬方許嘯傲。能寬厚方許高峻。

冬室密宜焚香。夏室敞宜垂簾。焚香宜供梅。垂簾宜供蘭。

證淚生云。焚香供梅。宜讀陶詩。垂簾供蘭。宜讀楚些。

樓無重檐則蓄嬰武。池無雜影則蓄鷺鷥。園有山始蓄鹿。水有藻始蓄魚。蓄崔則臨沼圍闌。蓄燕則沿梁承板。蓄貍奴則墩必裝褥。蓄玉猧則戶必垂花。微波菌荅多蓄彩鴛。淺渚菰蒲多蓄文蛤。蓄雉則鏡懸不障。蓄兔則草長不除。得美人始蓄畫眉。得俠客始蓄駿馬。

梅臞云。有曲廊洞房。藥鑪茶臼。始蓄麗姝。有名花美酒。象板鳳笙。始蓄歌伎。

任氣語少一句。任足路讓一步。任筆文檢一番。

問漁云。少一句氣恬。讓一步路寬。檢一番文完。

以任怨爲報德則眞切。以罪己爲勸人則沈痛。

華山詞客云。任怨忘有德色。罪己不作勸詞。

偏是市儈喜通文。偏是俗吏喜勒碑。偏是惡嫗喜誦佛。偏是書生喜談兵。

信甫云。偏是枯僧喜見女色。

子鏡云。偏是貧士喜揮霍。

眞好色者必不淫。眞愛色者必不濫。

仲魚云。拈花以微笑而止。飲酒以微醺而止。

俠士勿輕結。美人勿輕盟。恐其輕爲我死也。

心白云。猛將勿輕謁。豪貴勿輕依。恐其輕任我以死也。

當受嘑蹴之惠。勿受敬禮之恩。

問漁云。嘑蹴不報而亦安。敬禮雖報而猶歉。

貧賤時少一攀援。他日少一掣肘。患難時少一請乞。他日少一疚心。

仙洲云。富貴時少一威福。他日少一後悔。

舞弊之人能防弊。謀利之人能興利。

沈箸溪云。利無小弊雖興不廣。弊有小利雖除不盡。

善詐者借我疑。善欺者借我察。

安航云。故疑召詐。察召欺。

過施弗謝。自反必太倨。過求弗怒。自反必太卑。

梁叔云。自反非倨。彼其人必係畸士。自反非卑。彼其人必爲重臣。

英雄割愛。奸雄割恩。

蘭舟云。愛根不斷。終爲兒女累。

天地自然之利。私之則爭。天地自然之害。治之無益。

箬溪釣師云。因所欲而與之。其利溥矣。若其性而導之。其功偉矣。

漢魏詩象春。唐詩象夏。宋元詩象秋。有明詩象冬。包含四時。生化萬物。其國初諸老之詩乎。

薑儂云。六朝詩象殘春。晚唐詩象殘暑。

鬼谷子方可游說。莊子方可詼諧。屈子方可牢愁。董子方可議論。

玉泠云。留侯方可持籌。淮陰方可推轂。

无礙云。老子是兵家之祖。鬼谷是法家之祖。莊子是詞章家之祖。

唐人之詩多類名花。少陵似春蘭幽芳獨秀。摩詰似秋菊冷艷獨高。青蓮似綠萼梅仙風駘蕩。玉谿似紅蕚楳綺思嫵娟。韋柳似海紅古媚在骨。沈宋似紫薇矜貴有情。昌黎似丹桂天葩洒落。香山似芙蕖慧相清奇。冬郎似錶梗垂絲。閬仙似檀心磬口。長吉似優鉢曇彩雲擁護。飛卿似曼陀羅瑤月玲瓏。

嘯琴云。微之似水外緋桃。牧之似雨中紅杏。

箴友言

趙青黎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簽友言

箴友言

清　星閣趙青黎著

從來大學問大經濟。祇在人情物理中體出。故象山陽明其論雖高。自不如紫陽涑水。人人可造。必別具一副心肺。斷非聖門眞種子。

天資過高人。往往慕嵇阮風流。鄙程朱迂闊。而其一種蕩肆光狀。令子姪見之。害遂有不可究詰者。李斯焚書坑儒。大蘇歸咎荀卿。常思何故。

王安石一生許多歹處。只是一個拗做。將來有天姿者。最宜愼之。

大智若愚。大勇若怯。良賈深藏若谷。反覆看來。畢竟無過藏字一訣。但和而不流。亦是喫緊爲人處。

勤儉二字。今人眞視爲老農老嫗口頭語。於是盛衣服。耽宴游。隨有一輩無賴子。與之呼兄呼弟。博鞠逐臭鬬雞走狗。從前面目。蕩然殆盡。乃清夜思之。竟不知自家何遂至此。人常嚼得菜根斷。則百事可爲。其裨益豈僅在區區之事生產已乎。

自古薰蕕不同器。孟嘗食客三千人。固賢於世之鄙吝一流。若屏去鷄鳴狗盜輩。進鄒魯之衣冠文物。其氣象當更不知何如。

交游至今日疎而密。密而疎。前後止若兩人者。猶是常態耳。其中變幻詐僞。安能窮詰。苟在我無主見。定入其局而莫出矣。寧使我負人。固是奸雄肺腑。必致人負我。亦是自家察識不到處。

末俗之薄。卽父子兄弟。尙生多少牴牾。何況他人。然於得意日而談炎涼。終非眞知灼見。此正須大學問在。不則磨頂放踵。不止爲孟子所譏者矣。

閱歷久則世故深。世故深則天機淺。此儒家常語。亦迂論也。天下斷無不知世故的聖賢。讀鄙夫章可見。蓋必須窮到那邊盡地。方能做到這邊盡地。但明知他不好。而猶存一番忠厚。便是養我元氣處。故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

人非聖人。不能無過。祗是要改。我輩亦知改過。第苦改處僅在一刻。不能長久。方改時豈不自謂終身。乃自謂終身便不終身矣。當去此念頭漸漸行去。今日改今日的。明日改明日的。自然長久庶幾寡過焉。

文章因風氣爲轉移。而操觚家專尙揣摩。此晉魏以後無復秦漢醇厚也。夫伸紙直書。不欺所見。安必前人之不如是。彼文選中轉相摹擬。莫知其非。又安見前人之生今日而仍如是哉。故文無別佳處。但使俗人皆詆詈毀罵。而我胸中實有一段自得之趣。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眞第一過來人說話。

詩與文章同一吐屬。乃詩能道情性。時文僅可叶之乎。皆揣摩誤之也。誠能養正其性情。使語語皆設身而處。絕似聖賢本地光明中流出。則自有不可磨滅的氣槩。覺制義廢而吾文必不廢。方是眞正本色。

讀書原頭祗爲明理。理不明而沾沾於有司之繩尺。世風所以日下也。故明季有白面書生之誚。且一經落第。便覺餒然。總緣見識只到得博科名一層耳。若就中探取出養性養氣。幷知人論世滋味。自有老當益壯。窮且益堅念頭。必無間斷之弊。夫間斷最是不好。不但做不得上達工夫。卽博科名亦是難事。可不

戒哉。

此寥寥數則耳而讀書明理知人論世之學。並洋溢於行間。非實過來人安許道隻字耶。書名箴友。在當時必實有所指。今數十年而已不能舉其人。度其人之不能率教可知也。而直諒多聞。其沾溉於後世者不少。豈斤斤爲一人發者。亦在乎人之善讀者耳。嘉慶四年除夕。姪孫紹祖識。

修慝餘編

陳盡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修慝餘編

修慝餘編

明　陳　蘧　菴　蘧字辰赤．號無隱道人．江南華亭人．今隸奉賢縣．明處士．入清未仕．

題辭　自菴

道未能了．善終未知．風雷可懼．勸戒之師．見聞所及．修省之資．從此勘心．去惡毋遲．

雜語

薄福之人過享其福．必有忽然之禍．長貧之人不安其貧．必有意外之憂．

讀書貴多．冀其博而能通．行善貴多．冀其專而能久．

自視太無用．疑天下皆有用之人．則必受無用之累．自視太有用．疑天下皆無用之人．又必受有用之累．大抵人之氣質不良．非授之先天．卽沿之傳習．知而能改．猶恐未善．知而不改．吾末如之何矣．

未得一業．則事事皆可求．以求其業爲主．既得一業．則事事皆可廢．以專其業爲主．

失意事來．治之以忍．方不爲失意所苦．快心事來．處之以淡．方不爲快心所惑．

除夜不可不謹．夜若不謹．意必肅索．內氣餒則外氣亦不揚．以元旦係一年之休咎．古人所以兢兢守歲也．

凡人處世．必須奮志專精．學一技藝．然後可以立身立家．上可養親．下得貽子．中能自享．且學一藝成．則

友從藝而交。親從藝而厚。事在官府不患於無人。身遊富貴不憂其冷落。不費力而人情自然聯絡。不逞勢而外侮自然不至。此先君子學藝之明驗也。苟不學藝。浮蕩天地間。朝食不給。夜寢不安。見人飽煖徒增悲嘆。情景難堪。百不如意。皆由自成廢人。所以如此。蓋我既無所用於人。即每事難以求人。難以求人則人將侮我。橫逆之來。亦惟飲恨。誰得而禦之。吾嘗見一不習藝者。身本華閥。一旦家貧身老。捫虱杜門。日不舉火。無冬無夏。所少者不習一藝耳。吾又嘗見一習藝者。身本落魄。一旦矢志發憤。習成一藝。無可富而富者得交。無可貴而貴者不拒。家豐禮備。財足勢行。前後天淵。所賴者得習一藝耳。甚矣立身之道。不可不蚤爲之計也。且如最賤者莫如傭夫。竟日勞苦不嫌醜辱。得值不過毫釐。效力有如犬馬。尚能餬口歡然自足。至若窮而無告。淒其可傷。是無藝者之不若傭夫也。又如最惡者莫如乞婦。學作鬼話。遊於村野。人知其僞而受其騙。彼用其術以贍其生。滿橐盈囊。居然活計。至若身無倚賴。日不聊生。是無藝者之不若乞婦也。嗟乎。顧此堂堂之軀。忍淹沒乎。顧此遲遲之日。忍虛度乎。天下事可養生者亦多術矣。曷不求之於己。甘自放廢。以至遲暮無聊。填於溝壑而不見卹。

人生不能厭離嗜慾。反加結習縈懷。百計慫慂。貪瞋溺苦海而不惜。入鬼國以無辭。如逢美色盡思己有。如見綺穀盡思己有。有善使令盡思己有。如覩華廈盡思己有。如遇佳饌盡思己有。一切珍異玩好。聲歌貨賄。想無不然。于是嫉忌貪婪之念互橫于中。求富貴而不得。縱尤怨之無涯。惟染指于惡業。乃洗耳於良言。獨不思此身之精力易竭也。光陰易去也。年壽易盡也。況乎子孫之享與不享尚未可期。何

苦而如蠶之縛。如蜂之釀。經營竭蹶。沒身不顧。及其奄有疾病。始悔身外可棄。迨病瘥而誤爲如舊。至於患難流離。亦知寡營得便。迨事平而前非愈力。亦或有困窮終瘁勞而無庸頓生悔悟者。則曰我今布衣足矣。何過望焉。及其稍稍獲志。又復妄念紛乘。亦或有親戚交疎。子居淒楚憤而思過者。則曰吾安吾命也分止如是耳。及其偶有倚賴。又且傾勢爲之。亦或有孤軀乏胤。暫生方便稍悟習善者。則曰吾卽食貧。又何患焉。及其倖有子嗣。又且惡業繁生。噫嗚呼。結習不捨何乃如此。吾思錦衣千襲不過煖而止。粱肉盈庖不過飽而止。大廈萬椽不過安而止。假使一朝命盡。骨塡腐草。雖繁華已極。而瞑目無知。卽曰富貴貧賤。葬祭不同。終屬炫世之虛文。無與本身之實際。況一歸于土。等腐荒坵。北邙纍纍。又誰辨之。故容膝數椽不必廣居。療饑半菽不必肥甘。蔽體布素不必輕煖。苟其不然。而必攘攘於風埃。求其盡善盡美。以河山爲世業。以四大爲金湯。而且棄精于妖嬈之地。逞威于角勝之場。居火宅而縱五官之惑。入世網而失一身之本。不亦大可惜哉。

甜酸苦辣。宜嘗遍。是非好惡。總由人。出死入生。寧不易。各宜努力去修身。

人有福緣。亦有業緣。報對各異。毫不可強。福緣報對。如身本貧賤。一朝遇時。富貴相逼。榮親蔭子。自享遐福。此前生事。儆之無益。妬之無益。但有好心腸。行善事一條路。以俟報於來生耳。業緣報對。如身無倚賴。貧窘百端。受人凌侮。交游旣絕。子嗣又劣。此亦前生事。怨則業深。恨則業重。但有甘忍耐痛自反一條路。以俟蠲其業障耳。若見福而非分希冀。無不墮落。值業而尋頭討腦。愈且陷溺矣。

人之罪業。何處無之。一舉動而罪業生。一寢興而罪業生。一飲食而罪業生。一涉想而罪業生。及言得意。易出誑語則罪業生。言苦衷不無怨尤則罪業生。凡喜怒愛惡之失宜。思想悲憂之悖理。便是罪業。罪業營心。如塵蔽鏡。如線織衣。日夜縈牽。心難安靜。故欲心安無事。必須件件掃除。歸於一空。始可入學道之門。

富人爲善。止須用力。貧人爲善。必要求心。不求諸心而惟力是恃。則貧人終無爲善之日矣。且用力者僅堪修福。而求心者反能格天。則貧人爲善。又有百倍於富者矣。

吾聞之於陽明先生。和可消人怨。忍足退災星。

世間萬事總屬虛花。一切富貴勢力。無非是飄漚寄浪。行雲轉睫。如豪家著姓。盛則淫威惡溥。衰則困苦伶仃。所謂富是虛花也。如甲第名門。身在則聲勢赫奕。身沒則流離瑣尾。所謂貴是虛花也。又如衙胥役戶。得時威福。生殺掌握。失時退休。妻孥並困。所謂勢是虛花也。又如國賈巨商。錢神可恃。儼若紳廉。既而帑竭。立見蕭然。所謂力是虛花也。蓋天下事大抵如此。前熾盛而炙手。後立敗而如灰。今古興亡。其數必然。如良田廣宅。人所願也。嬌妻艷妾。人所願也。令子賢孫。人所願也。而天命靡常。每每鮮終。曾幾何時。而良田售之別姓。無多日也。而廣廈鞠爲茂草。妻妾之奉。既艱白首于良人。嗣服之賢。且先殞身于地下。則造化嘿運之權衡。誠非人力所能強也。物積久而終散。勢有必然者。于是苟求之物。輕棄不惜。酷好之貨。析薪不顧。豈不可笑也哉。

爲人各有習氣。各有性情。各有規模。各有身分。風土有善惡之殊。人心有邪正之異。涉世不可以己例人。性怯畏事者。以柔忍爲能。遇一日事。卽作百日憂。性刻寡恩者。以勢力爲能。逞一分惡。便爲十分巧。吾恐巧者終損良能。憂者不失自好。寧爲無用而見笑于人。毋爲乖巧而自戕其性。

今人無事。動說厭我身閒。似無著落。以是爲憂。我謂人生得閒最是好事。閒正可以治心。閒正可以悔過。閒正可以積功。閒正可以向善。且返觀內照。得於靜中。自攝則七情六慾。不煩制而斂迹。我於閒時存心道典。究大生死。去者從閒裏去。來者從閑裏來。何莫而非道耶。

人不能自貴而望人之貴我。人不能離賤而怨人之賤我。斷無是事。亦無是理。

凡人欲學道。必待無事時。亦焉得有無事時哉。乃知人有無事之身。決無無事之心。惟其有無事之身。而心更不可問矣。蓋身本無才。固可無事。心多散亂。清淨難期。況富者經營之不暇。貧者愁苦而難窮。十二時中。此心有如浪翻潮湧。能保其無事乎。要於此時持守牢固。湛然不動。隨境安身。不爲物累。庶幾可耳。

凡人好事。做得一件是一件。勿論大小。凡人惡念。消得一分是一分。勿論有無。好善之人陰爲善。惟以善念爲修省。不善之人陽爲善。惟以善事爲鋪張。

凡人身上各有病。但俱不自知耳。如人有執己見爲是。而盡人爲非者。有言必強辨。不認己謬者。有面則足恭背而謗訕者。有憂人憂己恨己恨人者。有幸人落魄嫉人逢時者。亦有目難見物輒起私心。求乞

不遂便生詛怨。亦有施恩不察。反責其非。亦有人未用而思見憐。及既用而思專主。亦有假他人之聲勢。作自己之雄風。少不如意。徵色發聲。凡此之病證。皆屬於心狂。

凡人既作好人。雖遇極不堪事。切須忍耐。徐道人云。做好人須要到底。一些欠缺不得。尺蠖能變化屈伸。人謂其善知機巧。然食蒼則蒼。食黃則黃。未免屈曲隨人。忘其本性。是不若鷗鳥忘機。而樂且過之。

著精神於世。故謂之幻中尋幻。任斲削於己身。謂之眞處忘眞。張芸叟詠百舌云。學盡衆禽語。終無自己聲。良堪警喻。

事要求人必受虧。心若有貪必短氣。

毋疑人以不肖。毋強人以不能。毋乞人所不願。毋責人以不堪。

凡人有向未見官府者。聞官府二字輒爲驚憂。幾至廢寢忘食。手足無措。若此者不過愛其生。惟恐陷于罪也。則知生之可愛。罪不可作。亦盡人而明之矣。何以官府之罪則畏之。自作之罪則不畏。身外之生則愛之。當身之生獨不愛。今人當以畏官府之心畏造罪。以畏造罪之心自衛其身。時刻兢持。惟恐落于罪域。方是超生死路。

人身有三寶。所謂精氣神也。其所謂神者。卽吾身之視聽言動也。其所以爲吾視聽言動者。氣也。其氣之得以運用吾之視聽言動者。則全賴乎精也。故藏精者顏色潤而肢體健。飲食進而病不侵。究其所以

致此者。氣壯神強也。然而氣壯神強。必賴乎精髓之恆足。苟其不然。則氣不旺而衰。神不強而昏矣。倘何忍色慾是戀。沉溺愛河。

凡人有逞己之能笑人之拙者。此皆惡習也。夫己之能於人乎何與。人之拙於己乎何尤。況人之時命不同。時命通達。愚而爲事無不善。時命蹇塞。智而爲事無一善。是眞有莫可強者。

見可艷而不惑。見可動而不亂。見可畏而不拘。見可親而不諂。於道爲近。

凡人事有不可勉強處切勿勉強。有不可驕語處切勿驕語。於道方有本領。

寧貧莫負貸。寧死莫貪求。

福薄之人。無過每思改過而福且不來。福厚之人。有過未思改過而福且不去。甚矣薄福者不可不修也。

無可勞而勞。無可諂而諂。無可忍而忍。總畏魯褒之錢神。

言人短而自己之短不顧。責人失而在躬之失不知。眞謂旁觀者清。而當局者迷矣。

凡人作詩及傳記雜文。切不可作落魄無聊悲楚不堪之語。恐蹈其讖。所宜深戒。卽古人窮愁詩句。一切不得意語。愼勿粘屏貼壁。蓋朝夕耳目所親。無一善語。亦爲不祥。故凡有淫亂怪異死喪變故刑傷窮苦夢幻惡相。不惟口不可言。卽耳亦不應聞。恐有以移我性也。故道家以爲深忌。醫法云。若近穢氣。有傷眞氣。可爲此註。

處世果是畏途。爲人確是難事。貴乎自信而無礙。端在乎立心。

天下事有最可笑者。有者愈求其有。無者莫恤其無。競相奢誇。競相造業。不知我算其長。天反報我以短。我算其短。天反報我以長。總無一定之理。實有難明之數。古人云。勝人是禍。饒人是福。

凡人要便宜者事必從便宜壞。性剛愎者事必從剛愎壞。好刻薄者事必從刻薄壞。多疑心者事必從疑心壞。使氣質者事必從氣質壞。習陰謀者事必從陰謀壞。

術不至於至精至神。術未可試也。輕試者害人而必自害。道不至於至精至神。道未可妄也。狂妄者欺人而終自欺。

凡人得於前生。隨性而來者謂之業。得於今生。因形而作者謂之罪。罪可消則業亦可脫。業沉錮則罪且蔓生。雖有輕重淺深之別。要之有罪業者。卽謂無根器。無罪業者卽謂有根器。根器之有無。不定在好道不好道也。假使好道而廣營罪業。雖好道無益。不好道而罪業淨盡。則獲福現在。故爲善有難易。職由此耳。今見世人聞邪說則心悅而慕之。專一向往也。披梵笈則身親而習之。未嘗專一向往也。何疑信迥別若此。又如有人日則身閑無事。夜則咸陟多驚。外見其身安暇豫。內苦其神昏顚倒。何身心迥別若此。又有人於得意事中。仍有失意。於憂患事中更加憂患。遂至懦弱而孑身無倚。寡助而親戚背離。是皆前生業也。又見世人知淫慾之非而終溺不改。知好道之妙而終慢不遵。此誤於習染者也。有如聞善言而不信。知過失而不悛。此誤於積惰者也。又如明知已非而惡言不絕諸口。明知已非而惡念不絕諸心。心常轉於惡言。此誤於欲戒不戒者也。是皆今生罪也。嗟乎。人孰無業。業

既難遣而更復造罪焉。得不貧窮困苦爲世所憎棄哉。故濟貧之方。第一在滌業滅罪。毋更煩惱於怨尤也。

學禪取其靜以攝心。非遇凡事不動則不可學道。取其和以養氣。非遇凡事不爭則不可學儒。取其行以立德。非遇凡事不亂則不可。

何公云好尚隨時變。變由人心生。人心隨時變。變由好尚見。曩昔之人尚質直而不貴虛浮。當今之世尚虛浮而不貴質直。嗟乎。可勝道哉。習俗移人。賢者難免。但問此衷。則斷不可壞。

隨緣好。隨緣好。隨緣知足無煩惱。夜喜高雲共片心。日愛春眠不覺曉。

見人女色須當我避。勿使彼欲避我。

凡人易好道者信必不專。易習業者事無一就。易論事者理必不明。易責人者人必不信。故學業與好道一般。必須一一不亂。朝斯夕斯持以敬畏。蓋敬則心主于一。畏則不敢不一。自然功用緻密。精神向往。

凡人怠心勝者事無一成。疑心勝者事無一成。驕心勝者事無一成。行事不恆者事無一成。語言不一者事無一成。志願太高者事無一成。易生瞋恚者事無一成。是皆可爲修身行己者戒。

凡人待我好處不可刻忘。待我惡處不可不刻忘。待我好處而忘之。不惟負恩。而於好事一家恐漸疎而不種其根。待我惡處而不忘之。不惟宿怨。而於惡事一家恐念積而錮結。其惡分明。善惡兩途。從心而生。亦從心而結。所謂惡從汝心生。亦從汝心受。人皆不悟耳。故但念人善勿念人惡。方是人品。毋氏嘗

訓予曰。汝但念人善。慎勿念人惡。人惡人自作。人善汝宜學。噫。母教如此。敢不敬從。

凡世有陽惡陰惡。以威勢劫人財。以機巧弄人事。雖設心不仁。而仍使人知之者。此陽惡也。若本無勢力而妬人之能。恨人之富。日存意中。究不見其損人。空自壞其心術者。此陰惡也。陽惡天尚不赦。陰惡罪豈能逃。

人之精氣果有盛衰。假令守精如至寶。護氣若明璫。使孩提之性老而不失。則得道成仙皆賴乎是。用之綿綿。能無雜擾。則有病無病之故。無不自知。永年不永年之故。無不自知。死而入善入惡之故。亦無不自知。但此氣候。仍須悟理明。見解透。學問深。把捉定。然後能之。噫。山河大地何在非仙源。山河大地亦何在非泥犂。自在人之修爲何如耳。

人當周旋世故時。惟其最僞處。仍有一番眞意。尚亦不失人品。人當周旋世故時。惟其似眞處。不過一味僞心。豈尚得爲人品乎。

語云。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由今觀之。人爲食亡者亦多矣。不可不重五穀。不可暴殄天物。

凡人爲我任事切不可妄疑。蓋既任而疑之。勢必至疑心重而任心輕。雖有竭力而忘之。偶失小過則責之。以至無在不可疑矣。於是可用之人不爲我用。我用之人終不可用也。秦誓曰。實能容之。所當三復。

凡事有倉卒而至者。愼不可倉卒以應之。假如倉卒之間。臨一未經事之人。一時惶惑。手足無措。中無主而搖亂。遂至費用不經。動多後悔。季文子三思之法。眞可爲倉卒者用。

周氏學道紀言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造化主。不逐四時凋。如此語可參可讀。

損德之言。無心聞而不忘。好善之語。有心聽而難記。終是善根未備。

一人在書館。不敢率意小便。必定向於庭之一方。而此庭之草夏秋最茂。獨此便處寸莖不生。其人乃喟然曰。人心亦猶是也。苟令積惡焉有生意。

朱子註云。雖處困窮而樂無不在。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又云。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誠哉是道也。誠哉是道也。人何誦而不思。

凡事切不可與婦人謀。婦女之流易短見。故里鄰不睦。親戚相疎。皆由婦人起。蓋女流之輩。好惡靡常。事卽近理。斷然執拗。詩曰。可以縫裳。惟酒食是議。則舍是無他求矣。劉伶云。婦人之言切不可聽。言尙不可聽。何必他論乎。今有男子而責備婦人者。眞沐猴而冠者也。

凡人語言有三者當戒。好言鬼神者。其人事多暗昧。遭遇輒阻。好言夢幻者。其人作事僞蹇。一生空虛。好發一切惡言者。其人必不仁。自然一生不善。事事坎坷。故人若說鬼說夢說恠異不置者。此必無狀之小人也。諺云。某人無一善言。終非良士。戒之哉。

凡人於親戚友朋前言是非好惡。切不可一時說盡。如愛其人便欲說盡平生惡其人又欲說盡平生。是好者之言不無過於好。惡者之言不無過於惡。過於好者浮而狂。過於惡者毒而刻。既非立身之道。又爲啓釁之端。

以薄加人者每厭聞人之從厚。以厚加人者多不信人之刻薄。貪者逆取。不顧非義而不厭。廉者順取。得之分內而常愧。以惡加人者雖戮其人而心未快。以善及人者苟嘗一言而心不忍。有一長者謂予曰。人雖至聰至明。求當身無過者百不得一。故友朋能言過失。遂爲良友。親戚能言過失。眞是至戚。善乎哉斯言也。

怨我謗我。無非助道之良緣。愛人敬人。俱是操心之要法。

凡今之人自絕其生以求生。自欲尋死而畏死。有大不可解者。如身當健強。則逞智殫力。機心刻運。謀一分刻薄。爲一分力量。成一分力量。作一分聰明。算他人必使之窮而無告。怒他人必置之死而後已。如此存心。而本來方寸已屬烏有。此豈非自絕其生乎。及其驕奢縱欲。放廢無道。捐軀不悔。于是痼疾延年。不離床枕。列嘉殽而難嚥。御華服而難披。快意空在目。密友不能代。惟恐其死而死。終不免遇師巫如親父母。待醫卜若接神明。禱祭而告。夜以繼日。推命求詳。東而復西。人曰可救則哀號叩首。人曰可危則泣涕張皇。破平日之吝心則千金可揮。變平日之驕態則陌路至戚。求生畏死有如此者。而於平日何不存心養性以俟天也。

吾心未嘗壞。想他人之事則壞矣。吾身未嘗壞。謀他人之事則壞矣。吾口未嘗壞。說他人之非則壞矣。吾意未嘗壞。憶他人之惡則壞矣。究其所以壞我者。皆與我無與也。亦何苦而甘自陷溺哉。

飲食所以養生也。養生者因其饑餓而療之也。因其饑餓而療之。則飯糗茹草足以充腸。善矣。豈必烹鮮擊肥。富有四海。日食萬錢而後稱快哉。

人云食素則精神不支。服葷則筋力強壯。然未見茹素者枯槁而立斃。服葷者肥澤而永年。則日用三餐。得飽卽止。不必動想葷腥。況世之窮餓者多。彭澤乞食。曼倩長饑。彼賢人君子尙爾如此。何必欲殺生害命以恣口腹。

凡人飲食愼勿輕視。食爲民天。所以養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古人嘗以一飽當富貴矣。以我遇窮而口腹不繼。我雖賢豪。其不納之溝壑也幾希。故嘗味如嘗藥。一飯德不忘。端在於是。今人不忖己德。不量來處。而輒侈口肥甘。恥嘗菜蘿。且饒無厭飫。爭逐豆觴。食人之食視爲當然。素餐不愧。反嫌供薄。不知我有何功德而恣意下箸也。

凡遇飲食。虛文勝嚴束勝。則我不食之矣。好驕倨好德色。則我不食之矣。及聞咤叱怒罵。則我不食之矣。及惡客詬詛。貪饕無恥。則我不食之矣。此禮食也。或色味有所疑惑。或兆形著於夢寐。或下口覺其無味。則我不食之矣。此智食也。知智食可以養性。知禮食可以立品。

凡人事有不可勉強處。切勿勉強。有不可驕語處。切勿驕語。

念人之惡而不忘於心。是積惡於心也。積惡於心是我之惡。更甚於他人之惡。

一切惡習皆從心染。一切惡病皆從心生。一切惡緣皆從心結。一切惡相皆從心現。人亦何可不修心也。

白豆黑豆。賢者尙爾勘心。而況於庸愚乎。

日中莫萌一惡念。口中莫發一惡言。意中莫存一惡事。暇中莫想一惡人。

醫仁術也。精能起死。謬足傷人。起死者種德無限。傷人者造業靡窮。語云。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愼與。

又云。學書紙廢。學醫人廢。紙廢尙可爲。人廢尙可爲乎。念之凜然。

凡市有泥塑小佛。及窯器銅器諸小佛像。及木魚素珠爲孩提玩者。切勿置之穢處。失製之初心。蓋世之有是物所以培童心。恐其少而不善。長卽難悛。故設此具。詎可褻慢之乎。

人稟天地之瑞氣以生於世。何不修省而溺於塵勞。如惡念日萌不知恩怨。待一切人苛搜不善。口雖卷訥而此意常存。又如日造惡業不察晦明。處一切事俱指爲僞。身且不能而動責人非。又如惡行日深。不辨是非。於一切行厭聽良箴。忘人大德。而反多愚怨。又如惡習日染。知而不悛。在一切物易毀不惜。躭於積業而不思究過。如是種種。苟能糾察而日省。痛革前非。深悔後蹈。則爲善亦不難矣。然必勤省斯悔。勤悔斯革。勤革斯遷。自在改過者之加功也。誠如是自然福至禍消。謀爲遂而魂神安矣。

教子者愛勝於教。則教不行。愛子者教勝於愛。則愛可用。

富貴子弟無成者。失於姑息也。貧賤子弟易成者。習於嚴束也。嚴肅則不慢。姑息則多狎。多狎則心易散失。嚴肅則日就規矩。所以有成否之殊。

論書法筆使墨飽則筆可銳往。墨須硯精則筆能滋潤。捻筆要緊實。以有力爲主。運筆要提空。以輕快爲

主。點畫要用意。應分輕重疎密。收放要審勢。須有模樣身分。
生死事大。無論老幼。而苦楚情形總然無異。見之傷心可畏。想到此時人有何樂。急宜存好心。行好事。凡事饒人一著。庶爲自己方便。
存心積慮。天道昭昭。人有陰惡。必有奇禍。陰惡者意業是也。意業者。結讐不解。是也。古人云。不可輕責人以死。臨大危難而輕責人以死。尙爾不可。況惡之欲其死乎。於我仇矣。彼仇而我不仇。則仇亦解。於我怨矣。彼怨而我不怨。則怨亦釋。何忍自己先萌一死念於中耶。
人生罪業。大半成於口過。如幸人之禍。一出口而慈心頓滅。如傳人之惡。一出口而惡業遂成。況失在他人。於我何與。爲之聚而笑謔。各有閨門。於心何忍。爲之私相謗論。誑言綺語。總屬禍階。多言多敗。無非罪案。要知日習不察。難以悉舉。易曰。口可以飲不可以言。凡人時時宜作是想。
凡人敬信三寶。不當無事入廟。動輒求神。如此方爲尊敬。
經典法籙。猶如皇朝憲之御筰。是帝王相傳寶訓。非平人私得竊窺者。今人好善。當以敬心修行。改過遷善爲上。設慕經典必須從師信受。亦不可逐件探討。須有定向。若使務廣多門。必至心生疑亂。反獲罪愆。且不知我夙根如何。若使杜撰學法。便是戲侮人天。尤重於私竊御書矣。凡行善此事大宜猛省。
今人好弄文墨。出動染翰塗抹。不知古人喻訟師之濡筆爲磨刀。又有云。求筆下超昇。則知下筆原非輕易。書之善則善矣。書之不善。吾恐案頭有神默將伺我也。故筆硯雖便。勿輕著手。一以檢存心。一以戒

暴殄。一以敬惜字。

凡人疾病時。勿要輕信鬼神。出動許愿。聽巫禱祀。要知生死大事。數本前定。豈在此一陌紙錢可挽回乎。徒滋殺生業耳。況事神不敬。反遭其怒。陰與陽隔。人何可知。如事不關其人。屈曲在內總亦無用也。不要聽信僧道。拜經布施。行善本諸方寸。積功端在平時。豈在渴方掘井。況到得數盡。總有人事亦無可用。但須平日心地好。博得臨終痛苦無。斯爲要著。

凡人疾病時。不可多疑鬼祟。識兆。蓋疑則有。不疑則無。此自然之理也。心有疑雖草影風聲無非妖異。心無疑即耳聞目見亦屬空虛。要之鬼祟識兆。究竟原無。因吾心之憂苦疑慮故耳。如人登塔頂。見全塔動搖。非塔動搖。乃是我心動搖耳。推此則物物可知。故人當疾厄。切勿疑注。天地之大。何物不有。且生死大數。豈在此識兆間。君子亦務存其正理而已。

字爲天下古今之寶。隨身隨事。皆不可少。眞所謂利生民於萬世者也。而世人不知敬惜。輕易書寫。妄以與人。及作淫辭豔曲。擅寫詞訟退婚。與批殺批斬及抄不正藥方。以至秤賣字紙。糊器踐踏。扯毀雜用。所以天之報施。亦終其身於貧賤。文昌寶訓云。一切閑文字。皆與藏經同。故自古惜字者。每得科名報。亦得長壽報。亦得廣嗣報。因果頗多。愼不可忽。若今世之不敬字紙者。因其前生罪重無有智根。求善難入。所以目不識丁。學道先當敬惜字紙。敬惜者如前褒用。咸宜永禁。

凡人子事親不可不孝。然孝固難能之事。談何容易。假如父母性粗率。衣之不悅。食之不悅。奈何。又如殺

戚必求美好。有餘必請所與。不順意而恚怒生。卽順意而終不慊又柰何。且如勉力苦於不繼。盡心又慮難周。計長計短。責是責非。雖竭力而親不悅又柰何。古人云。有是病用是藥。逆來順受者。此之謂也。但遭此境。人子亦人子耳。總一窮字難當。然不可以貧窮之故。於事親起一厭惡心。發一違逆言。生一煩惱狀。此三者不孝之情形也。設或稍見焉。卽平生極孝極弟之人。於此便虧德行。故卽親心不亮。亦須曲從。禮曰。下孝在養。子僅養也而可勿敬乎。況父母之年。來日苦短。去日苦多。則父母氣血盛衰。筋力強弱。應事接物之能任不能任。疾痛疴癢之得愈不得愈。皆人子所當日存諸心者也。夫人子乳哺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苦辛不知凡幾。而後有我身。故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豈以親之衣食短長而遂忘報於罔極。故卽力不從心。亦宜曲勉而至沒身不倦。方爲子道。卽父母之嗜好不克周及。而養事之心不可少懈。第一要輯柔爾顏。凡事敬唯順從。務求親心之悅。蓋親心悅自然有所感格而不苛責矣。禮曰。有和氣者必有愉色。人子悅親。順親之道也。如是而少長不移。始終不二。臨深履薄而不敢有拂於親心。是卽菽水承歡之要道也。今之孝者是謂能養。其將以芻豢一審聽之乎。

予先人歿已七載。而猶不知歿也。日夕之間。常疑在室。飲食之間。常遲在几。行道之際。常疑在途。睡臥之時常疑在寢。依依戀戀。有如孺慕。迨思之不得。號泣靡從。心如醉而如噎。復若狂而若喪。噫。此何心也。而予罪至此。鄒子曰。是所謂終天之恨。君子有終身之憂。爲此故也。嗟乎痛哉。爲人子而使親歿而生恨。無寧使親在而無愧於心。亦竭力孝養者所宜知也。

祭祀、吉事也。故祭祀不言凶而用柔日。拱立尙左。必齋戒以告成事。此禮之大者也。今人見人祭祀。輒發惡言者最爲可恨。若在年節。尤當忌之。

喪事凶事也。故拱立尙右。食於喪者不嘆。臨人之喪不敢笑。望柩則不歌。入哭不踊。拱禮經以爲君子見人之喪當如是也。今世衰微。人無德行。有人子而飮酒食肉。借設奠而用笙歌。藉送喪以恣宴飮。風俗之壞。豈不大可痛哉。吾聞人子居喪不言樂。已孤不更名。忌日不樂。適墓不登壟。父之婢妾不漱裳。見父之執。不問不敢對。抑何孝思之兢兢也。而今人毫不之察。不知孝爲何事。雖父母在堂。尙以土芥視之。況其終乎。所謂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也。

齋者、古人端居別室。靜心定慮。掃除萬緣。一心存想乎神明。兢兢如在。不敢散失。故謂持齋持執也。收攝此心以對揚上帝。貴其所以齊不齊也。祭義曰。齋之日思其所嗜。思其所食。思其笑語。齋何可以不愼乎。無柰今人持齋有齋而不戒者。果可笑也。更有齋日轉借暮夜開葷。更有齋者勸人宰牲。齋人談諸閨壺。齋而亂行惡事。如是者不過爲貧減口。非所以爲齋也。齋戒乃是學道入門第一法。安可輕視。

萊峯先生學道紀言。有云無事莫教心空。有事莫教心亂。二語具有至理。

徐道人云。治心如澄水。澄久水自淸。要掃塵緣。須明此義。

貧也何妨。但要心地好。貧也何妨。但要罪業少。

貧人可無宰割生靈之罪。可無鞭撻奴婢之罪。可無不禮神明之罪。可無苛算積逋之罪。可無靡費暴殄

之罪。可無使人怨恨之罪。可無私通婦婢之罪。可無侮老驕貧之罪。此貧人之樂得爲貧人也。

爲人須當尙質。不當尙僞。今有極力於僞。而忘脫乎質者。每事居之不疑。窺破其隱。不値半文。

見識要廣，交遊要多。理路要淸。主意要眞。氣習要雅。心術要好。

上之有軒冕之父兄。下之有軒冕之甥姪。而家且富饒。施與不吝。則身雖盲聾瘖瘂。亦必爲才人名士。如無此三者。卽子產再世。張華復生。人無不以盲聾瘖瘂目之矣。

略讀幾行書。勿認爲名士。略通幾個字。勿認爲才子。故布衣而欲妄議朝官。徒步而喜冒從人爵。皆我所不取也。

凡人好譏前輩過失。總是用心刻薄。卽有是處。不當附會其說。恐熾澆風。姑存厚道。

未得同於人。姑求異於己。矯異求同。此小人機變諧俗之法也。

禮貌不加於師傅。惟知犬馬畜伋之心。謂之凌辱斯文。玩弄得踰於書籍。終無聖賢對我之想。謂之鹵莽自棄。

財貨之有本乎命。有者自有。何誇焉。以勝己者較則氣消。詩書之通本乎學。通者自通。何傲焉。以勝己者較則志餒。

己酉五月晦日。暴雨竟日。漲田沒岸。予獨坐小軒。顧此沉晦。如棲禪室于深山。聽其淫沃。若苦窮途于寒夜。雖天外鳥聲。幸而不絕。樸頭樹色。依然在望。而萬慮皆灰。一靈獨照。稔知筋力之旣衰。感慨年華之

易謝。恐不免於流浪生死。爲之唏噓長嘆者久之。

唐人王適蜀中旅懷詩曰。有時須問影。無事則書空。棄置如天外。平生似夢中。此四語竟可作予行狀。嗚呼。古人亦有如此者乎。使我讀之竟日淚下。

予往時居城。於黃昏將旦時。每聞鐘聲心甚悅懌。有躍躍欲舞之意。蓋聲遠之鐘。神異世所共知。雨則聲模糊。晴則聲清晾。所不待言矣。至若兵將至城。鐘聲如哭。其音哀而靡曼。人不之察。而城中遂遭大變。予今棲遲村落。欲聽此聲而不可得。雖野寺霜煙。不無清響。即道場搏擊。亦有金聲。然終不能入我耳也。向所謂聽鐘聲而思封疆之臣。其係土地之安危。必有如前所聞者。故記之。

予幼讀論語。於子路遇丈人章。太師摯適齊章。每每讀之悅懌不已。舞蹈欲狂。及讀孟子昔者王豹章。詩經蒹葭之什。亦皆如之。至若燈下讀書。每至夜半。必聞門外喧闐聲。讀之夕則聞之。不讀之夕則不聞也。此聲何聲。亦何自而來哉。人謂予於書有夙契。後必成就。豈知凡緣昧性。良貴失心。蠹魚空老。難成一藝。即今訓課兒曹遇讀前書。亦且油油在中。故憶曩昔之情形。轉惜今茲之遲暮。因嘆近今子弟讀書苦難。如赴沸鼎。即強勉訓誡。要之順口亦且不從。若有見書句而如親故人者。非有夙契不能也。況更有以異於人乎。與言及此。能不仰天椎心。流涕太息。

凡人交遊親密。有情過父子兄弟者。姻婭冷落。有疎如覿面路人者。或失口生嫌。遂至結讐不解。或戲學小技。竟成起家大業。此皆得之前生。莫能強也。故雖惡之而不去。求之而不來。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蕉窗日記及其他四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徐調齡 朱賓文 張嘯天 曹鈞石）

+E九七〇

鎮